

年

卷

期

9

3

第

第

# 小 說 世 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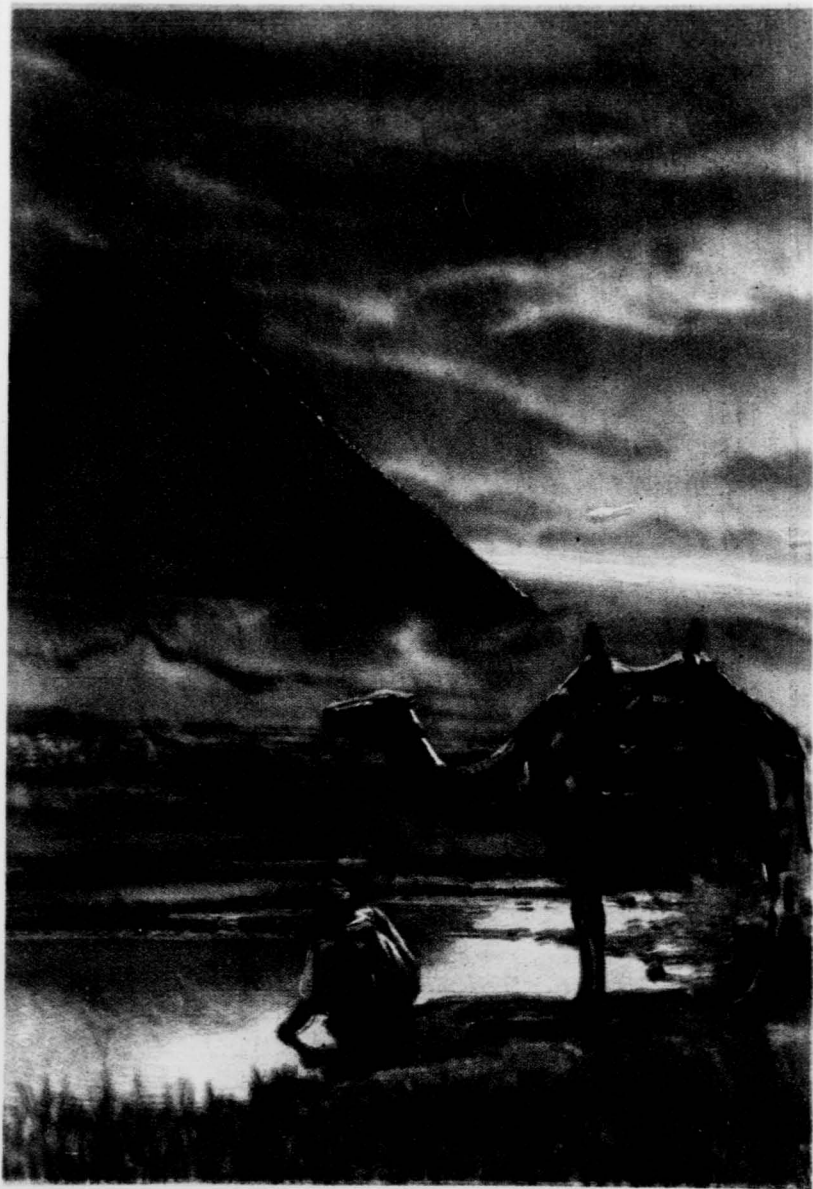
THE STORY WORLD

Vol. IX No. 3

(107)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〇七號)



第九卷 第三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國雜誌之巨擘  
現代智識之淵藪

# 東方雜誌

發售特價

費洋二元可  
得厚大雜誌  
廿四冊增進  
無數新智識

期限 自十四年一月起（即本誌第二十二卷第一號起）至六月底為止

價目 全年二十四冊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  
半年十二冊 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郵費每冊）  
零售每冊 定價二角 特價一角（另加二分）

續定 凡已定閱本誌在特價期中尚未滿期者得憑定單（或原戶名）照特價續定一年  
補購 補購本誌第二十二卷第一號以前各冊仍照定價計算

本誌創刊至今已二十二年，銷行於國內及歐美日本南洋各地，為我國出版最久，銷行最廣之雜誌。內容注重政法、經濟、社會、科學、國學、文藝、農工商業及中外重要時事，均由海內外名流擔任撰著。自本年月起，內容益求進步，並增加「新語林」「諷刺畫」等欄，以增讀者之興趣。印刷上亦力求精美，所附影寫版印之插圖，在國內尤為罕觀。茲為普及起見，半價發售，以求裨益於讀者。另備影寫版印成之小摺頁，承索當即寄奉。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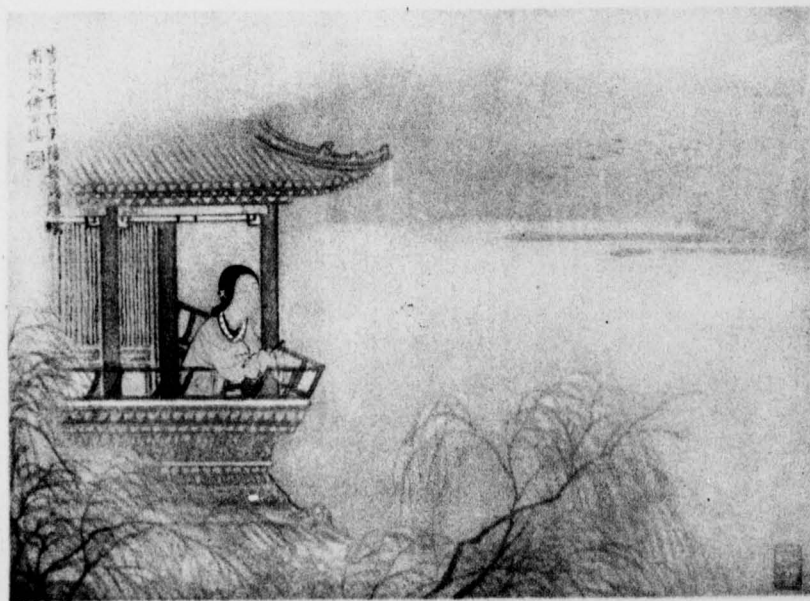


在東崗村東三里許山坡上

碑高三丈有餘，碑體方長。



在輯安縣東崗村東數里。



費曉樓仕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售

# 五種預約

十四年陽曆三月月底截止

別下齋叢書並涉閱梓舊

叢書四十冊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 十四元  
 海寧蔣氏別下齋藏書久為海內所重此兩書選擇精審校印尤佳所收各書均少單行之本原版現極罕見兩種兼備尤為難得今據初印精本影印清朗悅目印數祇限五百購請從速

佚存叢書

叢書三十冊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 七元  
 是書為日本天瀑山人所輯成於寬政十有一年正當前清嘉慶初年距今百有餘載書極難得所輯凡十八種多我國已佚之本館館寬得初印原版用付石印印數亦以五百部為限

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

叢書十冊 十四年六月出版 預約價(夾頁紙) 十一元  
 嘉興張叔未先生為考古專家兼長書法是編自鐘鼎彝器泉幣璽印類號瓦當下至文房玩物凡為清儀閣所藏有文字者均經先生手拓附以考訂所加題識亦係真蹟今據原拓影印悉存真面不愧藝林鴻寶

翁常熱日記

叢書四十冊 十四年五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 三十元  
 常熟相國早歲登第兩任帝師歷掌樞要在朝四十餘年國家多故公以一身支柱其間所見所聞悉載日記起咸豐戊午迄光緒甲辰要聞秘事不可勝記標本摘錄九葉可以窺見一斑全書皆公手蹟足為臨池之助

集成曲譜

叢書三十二冊 十四年五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 十六元  
 王君君九劉君鳳叔研究昆曲久有心得合編是書凡分四集小張寶白一詳戲鑼段笛色無不注明崑曲家翕粟慶先生稱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實白完全排搦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許為曲譜空前之作

樣本

索閱前二種者  
 每種請附郵票  
 三分後三種每  
 種附郵票六分

合購五種  
 預約價

內別下齋佚存曲譜三種連史紙印本者分購價八十一元今減為七十二元毛邊紙印本者分購價七十二元今減為六十四元均一次交足

中本樣載詳均費紫包費郵書各並法辦交分次兩有另價約預譜曲及記日譜



# 小說世界目錄

第九卷  
第三期

封面  
與  
插圖

埃及之三角尖塔

古高句麗赫太王陵——赫太王紀功碑——費曉樓畫



克魯伊洛夫寓言

唐小圃

世界大學

林琴南

枯涸的心泉

殷佩斯

浮翳

煙橋

秋窗賸筆

西雲

□ 祕密博士

敏芝

□ 枕戈樓漫話

蔣竹農

幻術

洛夢

雪夜

修少棠

□ 世界寓言

胡寄塵

社交遊戲

書丹







徵文揭曉

希望……………第一號

強盜……………第二號

純飛館筆記……………徐仲可

野人記……………天游

笑笑……………大我

防賊電鈴……………小溪

車中……………寒玉

煤油的殺蟲作用……………竹農

埃及——三角州及沙漠地的人民……………秦亞光

英倫縊屍記……………南海馮六

編者與讀者



親戚勸余試服韋廉



士大醫生紅血補丸



夏仲六先生之玉照

# 天氣驟變腰痛背痛酸類乎瘋濕

韋廉士大醫生紅血補丸能驅除血中之毒質即治愈瘋濕骨痛之病原矣

世有男子及婦女往往因天氣驟然更易或轉寒冷或反潮濕以致腰痛背痛酸四肢疼痛者此皆瘋濕之故也其根本病治之方法即驅除其血中所涵之毒質為要韋廉士大醫生紅血補丸有清血補血能使血液強健凡血薄如水血液不清潔能使新血重生沙液清潔則腦筋強固此乃是丸之奇功也即如蘇太倉沙溪物華銀樓主任夏仲六先生之證書即為確據矣請觀其來函云余體弱素勞過度血失調自民國九年因外感而左余體弱素勞過度痛背酸飲食乏味四肢難舉夜不安眠延醫診治不待言家父如者是者約有年餘身體之羸弱面色之淡白固不待言家父以為聽天有命幸有親戚之介紹余乃從其勸先托本鎮紅血補丸有命幸有親戚之介紹余乃從其勸先托本鎮大升祥號向申上藥房代購半打按法服用三瓶未完自覺胃口增健而且體力增強精神倍昔銘感之餘謹呈照像乞刊之報章以為同病者之津逮也

韋廉士大醫生紅血補丸之功力不分男女專治血薄氣衰廉士大醫生紅血補丸之功力不分男女專治血薄氣系刺諸虛百損少年虧傷以及胃不消化瘋濕骨痛筋補氣血靈效無匹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

閣下不可不閱此奉送之小書

啟者本藥局原班郵奉不取分文  
 寄明片一紙寫明姓名地址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  
 啟者本藥局原班郵奉不取分文  
 寄明片一紙寫明姓名地址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

4-272(1)

# 克魯伊洛夫寓言

唐小圃轉譯

## 第一 猪

有一個猪，闖進親王的府第裏去了。牠先到馬棚和廚房裏，遊玩了一番；又到堆積糞土的地方，睡了一覺；最後從穢水溝鑽出來，就回家去了。

牧猪奴見牠回來，便向牠問道：「喂！你到親王府第裏遊玩去了麼？親王的府第，一定是很華美的了。我聽說那府第裏面，到處都是金銀寶石，一切傢具，全是極珍貴的；當真是這個樣子嗎？」

猪聽了牧猪奴問的話，搖着頭說道：「不！不！那些話，全是謊話，全是絕大的謊話！珍貴的東西，連一件都沒有，我在那府第裏，這裏瞧瞧，那裏望望，所見的祇有泥土，

屎，尿，和穢水罷了；因此我很想把那裏的院宇，掘到這裏來。」

## 第二 猪與松樹（原文爲橙樹）

有一個猪，在一棵大松樹底下，拾松子喫。牠立在那裏喫着，覺着很疲倦，便臥在那裏休息；牠一臥下，不知不覺的就睡着了。

牠睡醒了以後，便用牠的堅利的鼻子，在松樹的根子，隨便的亂掘。此刻松樹上，正落着一隻烏鴉，看見牠掘松樹根子，便向牠說道：「猪大哥！猪大哥！你那樣的亂掘，這松樹就要受傷啦！你把土掘開，樹根經太陽一曬，那是禁不起的。不論甚麼樹，若是曬了根子，全是要枯死的。

呀！

豬聽了烏鴉的話，不以為然，牠說道：「那有甚麼妨礙呢？這棵樹枯死了，並不要緊；不要說枯死了，就是完全沒有了，也不要緊；祇要有松子，我就不覺得怎樣的困難。」

牠說完了，那松樹，向他說道：「喂！喂！豬大哥！你若是仰起頭來，仔細的看一看，自然不說這樣的糊塗話了。你要知道！你所需要的松子，是在我身上長着呢！」

無學之人，其眼光之鈍，恰與這個豬相同；他雖然罵學問，可是他正受着學問的恩惠呢。

### 第三 驢與鶯

有一天，驢行在路上，遇見鶯了；牠對鶯說道：「鶯兄！請少待！我知道你能唱歌，亟想求你唱一回給我聽聽！今天恰巧在此地遇見你，求你給我唱一回罷！我聽了以後，也可以批評批評你的伎倆。」

鶯本不願意唱歌給驢聽，但是驢求牠唱，又不便拒絕，萬不得已，纔高唱起來。牠唱的歌，果然是巧妙；一起首

彷彿是嗚咽一般；後來音韻悠揚漸漸的延長起來；這個調子剛完，忽又移到那個調子；那清脆的聲音，像是銀雨降到百花叢裏似的。牠一唱歌，那些蜜蜂，也不嗡嗡了；那些鳥類，也不啼叫了；那些家畜，也都臥在草地上，一點氣息都沒有了；就是那放羊的牧童，也屏氣息聲的聽得要醉了。

鶯唱完了以後，那驢，從地面上抬起頭來，說道：「唱得實在巧妙啊！我佩服極啦！像這麼好的聲調，就是在人類中間，也決無愧色。然而，鶯兄！你若是再隨着我的朋友公雞，去學習一番，一定可以成個唱歌大家呀！」

鶯聽了驢的批評，如同逃跑一般，急急忙忙的飛去了。

克魯伊洛夫所以作這篇寓言，其中有個緣故；祇

因有一個人，聽說克魯伊洛夫的天才，很想聽他的寓言。於是把他請到自己家裏，款待他。克魯伊洛夫情不可却，便在這位主人的面前，朗讀了幾篇極漂亮的寓言。可惜這位主人，在文學上，並不十分瞭解。他聽克魯伊洛夫朗讀完了，便說道：「很好！實在是很好！然而你爲甚麼不照鐸米利耶夫（也是俄國的寓言作家）那樣的編著呢？」

克魯伊洛夫聽了，故意做出謙遜的樣子來，說道：「因爲我不會呀！」

其實克魯伊洛夫作的寓言，比鐸米利耶夫作的強的多。

#### 第四 帕魯那斯山

古時候，希臘有許多的神人，被人驅逐出境以後，所遺留下的領土，便入了衆人之手，因此帕魯那斯山，也換了新主人。這位新主人，得了這座山，便把自己的驢羣，驅到這山上來飼養。這羣驢，曉得這座山，是學問之神和藝

術之神所住的地方，現在既歸牠們住了，所以很得意。有一天，一個驢向羣驢提議，說道：「我們移居到這座山上來，實在是一件極榮幸的事！以前在這山上住的，全是神人。人類因爲衆神的學問和藝術，非常的崇拜牠們，以後必然崇拜我們了。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們可不練習音樂！」

又有一個驢，對於這個提議，極表贊同，牠說道：「贊成贊成！從今天起，我們要組織一個唱歌隊。我們唱歌隊裏的音樂，必須比那些神人的音樂，還要優美，還要巧妙，你們想對不對？我們先練習唱歌，大眾可全要拚命的練習呀！從此以後，我們爲保持唱歌隊的尊嚴和名譽，凡唱歌不如我們那樣好聽的，我們一定要拒絕他，不准他上我們的山！」

所有的驢，聽了這種奇拔的雄辯，一同拍手，表示贊成；於是牠們的唱歌隊，立時就組織完成了。

牠們的唱歌隊，既然組成，便一同扯起驢嗓子來，練

習唱歌。若問牠們唱的聲音，彷彿是貨車上載着空桶，正在過橋的聲音一般；簡直的難聽極啦！

主人聽了這種聲音，非常的刺耳，於是把所有的驢，全從帕魯那斯山上驅逐下來，依舊閉在驢圈裏去了。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自古以來，全說：「世間的藥品雖多，但是沒有能治愚蠢的藥品。」

## 第五 狐與驢

有一個狐，在路上遇見一個驢，便向牠問道：「喂，驢兄！你自從那裏來呀？」

驢很高興的答道：「我是從獅子的洞穴裏來呀！獅子到了此刻，也同弱蟲一樣了。以前牠大吼一聲，林中的

樹葉，全都震動，我們一聽見這種吼聲，立刻拚命的逃避。但是牠現在老了，一點精神也沒有了，臥在洞穴裏，蜷伏成一團，一動也不能動。所以一切獸類，沒有怕牠的了，全都跑到那裏去報仇；也有用嘴咬牠的，也有用蹄踢牠的，也有……」

狐遮斷驢的話，問道：「那麼，你也敢報仇嗎？」

驢笑着答道：「我怎麼不敢？難道我還怕牠嗎？我在牠的肚子上，啣的一聲，踢了一下子，也叫牠認識認識我的蹄子……我就是這麼一下子……啊哈哈哈哈哈！」

(未完)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小學生中學生自力修學的新工具  
▼小學校教員惟一之參考用書

## 國 音 註 白 話 學 生 詞 典

一冊一千二百頁  
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二角

十四年陽曆  
三月底截止

◀ 內容 ▶

單字五千多個——複詞和成語三萬多條——附錄(一)中外度量衡幣表(二)化學原質表(三)中國歷代紀元表

供給學生檢查「音」和「義」的字典，本館已經出了好多種，現在又出一本「國音白話註」的「學生詞典」。在這本書裏，不但可以檢出單字的「音」和「義」，還可以查到「複詞」和「成語」的解釋和根源。每字之下，都有國音字母和羅馬字母的拼音；每詞之下，也用國音字母標音。解釋全用白話文。取材很精很博。凡小學高年級中學初年級應用的教科書和課外讀物，以及通行報紙雜誌裏，所可見到的字和詞，都已儘量收入。學生備了這本書，則閱讀一切書報，均能勝任愉快了。

優 待 購 者

在本書特價期中  
對購國音標  
準白話詞  
典(定價九角)  
者僅合收  
一元七角

# 世界大學

林琴南遺著

——英國亨利原著——

余閱數章言（即著書者自稱）有人以五千萬美金助教育界。此時介夫方在余旁吸菸。言曰：此等慈善之行爲。吾以爲出之算學。余曰：汝非寓言乎。介夫曰：然。吾曾與安得一爲之前。此半年。吾與安得在阿雷都那省之幾拉山。覓取金鑛。得鑛後。即以售人。得二萬五千元。其鑛以千爲束。吾以重載大車。載鑛而東。趣行數百里。腦筋甫定。前此讀書。似以二萬金爲纖小之數。今茲擁重金而涉遠道。頗以爲巨。逾三日。至佛老來司。其中居人可二千人。既無車站。亦無人至此遊歷。吾與安得。即存金於此間銀行。自居加爾旅館。晚餐後。二人同吸雪茄。忽思及慈善之事。凡人猝得巨金。心恆不寧。必思少損

之以自解。蓋得金於其地者。亦必少還之於其地。譬如人有煤油之鑛。售油於學生。令讀經濟學。及信託公司之學問。將來油主人。仍割其少數之金錢。還諸學界。次則金錢由勞力中來。則亦少分其贖。假教育之舉。以自蓋其刻剝之名。乃捐資至八千萬。付之圖書館。此二錢虜。均能以智自全者。今吾二人既得此金。亦不能無此思想。即謂安得欲損資以資人道。安得曰：吾意亦復如是。年來以騙術得錢非少。今亦不能不力善。少蓋其愆。唯今將如何着手。將自行周貧耶。抑捐資入貧兒之院。吾曰：一捐資。即不可復歸。吾今出資。既可益人。復能利己。明日入城。見有紅磚之室。乃無人居。據云。前數年有



開鑿之人力構此屋。屋成而囊中餘錢。但有一元八角而已。於是自屋頂騰躍而下。墜地立死。屋遂曠廢。吾遂思安電燈其中。延數教習。開學堂於此屋中。乃與城中紳商商之。衆皆大悅。置酒延余二人。致其謝忱。安得於席間演說水利。衆皆傾服。酒罷興工。更其屋制爲講堂學舍。且以電至舊金山。購書籍紙筆儀器。吾爲定草章。登諸報上。復以書聘教員六人。一講英國文學。一教希臘羅馬文學。語言。一教化學。一教經濟。以民主黨人爲準。一教名學。一教音樂圖書。其薪水由銀行支取。每人年八百元。或至八百五十元。門外榜曰。世界大學。秋九月。羣教習咸戾。均少年人。赤髮而髡。意在牟利。大學之廣告既張。學生至二百一十四人。年齡自十九起。至於繫繫有髡者。匪不收斂。學生日出遊散。市廛間憧憧。皆學生也。安得爲之演說。可兩旬鐘。衆皆稱心以爲善。此時教習。悉去其防身之手槍。登壇講授。此時吾二人。咸

冠高冠。照相登之報端。一日報端。將吾二人之相。居林肯及瓦而得之下。安得於學堂中。每禮拜凡兩次講演。又追述故典。以鼓勵學生。且中夜起坐。與吾商酌學堂之事。吾謂安得。此學生宜有寄宿之物。安得曰。寢衣乎。吾曰。非也。必得一廣廳。疊牀其上。以備用。安得不審。遂不立寄宿舍。此時名聲既廣。五省之人。咸送其子弟入學。於是城中學風大盛。增質庫一。酒肆二。此學生均彬彬之少年。安得大悅。以爲一家之子弟。即吾意亦然。十月之末。安得來問。銀行中所剩者有幾。吾曰。或剩一萬六千以外。安得曰。否。但有八百二十一元六毛二分。吾大驚曰。詎馬賊之子。來奪吾存儲之款耶。安得曰。彼輩固耗吾錢。吾曰。然則歇業矣。安得曰。慈善之業。若以貿易之法行之。尙可得財。今彼此商酌。能得挽救之術否。至下星期。則算學先生麥考克至。每星期百元。吾見名單大呼。安得奔入。吾曰。此何物。一年乃得吾五千元耶。

詎麥考克自窗櫺中入。強主此席。吮吾財乎。安得曰。此一星期前。以電聘諸舊金山者。以吾延聘諸席。獨遺算學一門。此不能不需者。吾曰。再付一星期之薪金。則學堂閉關矣。安得曰。且少待之。吾既爲此驚人之舉動。安可中道而輟。且吾靜籌良計。測此必有大利。汝試觀今之慈善家。匪不富碩。在法吾宜先爲研究。吾聞安得言。深信不疑。日中仍以盛服出遊。人人匪不起敬。學生既盛。已而有外來人。在此城立一博場。吾與安得。亦偶至其處。用爲消遣。然已有學生五六十人。在彼飲酒縱博。吾謂安得。學生似皆豪家。囊中鈔票。乃不知數。安得曰。此皆礦商之子弟。吾甚惜此輩。棄此逝水之年光。及耶穌聖節日。學生盡歸。教習聚而開會。安得即演說音樂



之學。於是教習。爭頌安得之善舉。等於煤油大王。吾此時欲請麥考克演說。而麥考克未至。吾無從探得其底蘊。是夕學生盡歸。城中清寂。吾是日歸。見安得屋中。燭光熒熒。吾即推扉而入。而安得方與博場主者分贓。安得曰。汝之計勛當也。每裏鈔票。凡三萬一千。即謂吾曰。介夫。吾第一學期。所得利息。每人蓋三萬一千也。汝今信否。慈善之舉。以貿易之法行。利益如何。余曰。吾敢推爾。爲世界大學堂之博士。安得曰。吾明日亦歸。爾可自治行事。吾曰。行易耳。然吾甚欲知麥考克先生。竟爲何人。安得迴顧博場主者曰。婿婦。汝與吾友介夫引手也。余此時悟世界之教習。即博場之主幹。



## 枯涸的心泉

殷佩斯

一  
已枯涸了的心泉，

這幾日來，爲什麼又汨汨地湧着

二

上帝呀！

在我身以外的「萬有」中，

偶然有一個影象，

印現到我的心版上。

這總不算罪惡罷

因爲「萬有」是你造的，

我的心也許是你給我的。

三

在這浩茫無涯的生命之流中，

既然起了個極小的微波，

波動到無窮遠，

經過了無盡期，

終竟會得消滅嗎？

四

小波



湧現得越是短促的迹象，

則過後的留痕，

越是深刻而悠久。

五

從樓下走過的兩個小孩子，

斜仰着頭天真的微笑，

爲什麼和汽鍋裏的蒸汽一般，

竟迫促着我周身血液的運

行？

六

心坎兒上的缺陷，  
能填得進的，

只有同情的熱淚。

七

能殼在大衆中沒遮欄的放聲痛哭，  
真是世界上最快意的事！  
所以我們終不如小孩子。

八

愛神呀！

在一切的一切中，

你——只有你——

能供給我心靈活動的燃料。

九

一隻蝴蝶兒迎面飛來，

我躡身一躍，

舉手想撲捉。

行路人見了，撲嗤的一笑，

引得我猛省起：

我還是個少年。

十

哭和笑是反對的：

笑——越是輕微，越是甜蜜；

哭——越是起勁，越是酣暢。

吞聲的哭，

着力的笑，

是世界上最苦不過的表現。

十一

我的最難安排的心呀！

把你浮蕩在太空，

便覺得飄渺而無依。

二

有了寄託的所在，

才得着一剎那的慰藉，

便又引起了亂絲般的煩惱。

我的心呀！

我要把你安在大海裏

一萬五千尺以下的靜流中。

看你怎樣？

十二

稱頌「光明」的，

說他指示了正途，

稱頌「黑暗」的，

說他消除了分別相，

但是我却辨不出

「光明」和「黑暗」的分際，

教我從何稱頌起？

# 浮 翳

## 烟 橋

譬如一面晶瑩光亮的玻璃鏡子。忽然着了一點灰塵。我們要照看面孔。雖是乾淨也成了醜態。譬如中天的明月。有一片浮雲經過了。頓然覺得黯淡無光。在鏡子和月兒的本體。並沒有減色。只是浮翳在那裏作祟。人生的際遇。也有這個光景。

顧華德女士自從和林體芬博士結婚以後。交際社會上時常有一種懷疑的論調。華德本來在跳舞的鵝絨之毯上。很有聲譽。和體芬也是在外交總長夫人的宴會裏相識的。伊們各有一種偶儻的情調。纏綿的愛素。所以很容易吸引而團結。但是華德是個不羈之才。胸襟坦白。一點沒有城府。伊對於體芬的戀愛。也是純潔而爽快。絲毫不帶些婦女們公有的黏性。嫁了體芬以後。還是這個本來面目。和旁的人並沒有變換手段。伊覺得只要這個人有結交的益處。不管他是怎樣待我。我總以忠實的熱忱待他。所以從前往來的朋友。到了已嫁以後。仍舊相好。伊並不顧到這個辦法。是否合伊丈夫的胃口。只管我行我素。

可是男子對於女子。多少總有一些「我」觀念的。體芬在初見華德的時候。覺得華德活潑潑地。無論言語行動。都配得上。流利輕盈的批評。這樣的終身伴侶。有什麼缺陷呢。況且體芬也不過希望得到一朵解語之花。把他在社會上服務的辛苦。時常安慰。所以並不把家常瑣碎去費伊的心。不比有翁姑的。還要矜持一點。這般環境。自然使德華於意志自由上。一無罣礙。所以無論什麼盛會。要跳舞音樂的點綴。想着了伊。便送一

份請帖來。伊接到了。比親串家的應酬。還要熱烈。總是老早預備了舞衣。等約定的時候到來。那些蹣跚的嘉賓。也當伊仍舊是顧華德女士。並不是林體芬夫人。在華燈燦爛的場中。任是枯木似的人。止水似的心。也免不掉春機一點。躍躍欲動。柔媚的音樂。和芳香的花氣。怎麼不中人欲醉。一回休息。那舞人從春雷似的鼓掌聲裏走出舞場。許多俊偉的少年。都像蜂羣簇擁着他們的王。在舞人當然是得意。不過舞人而有所歸屬了。伊的庇護者。却別有根觸。和旁的觀衆心理不同。所以每是華德赴會的時候。體芬總不肯和伊同去。偶然給華德通不過。他總要推託說。別有什麼約定。後來華德有些生氣了說。難道有這般技巧。我不信。今回無論如何。要你伴我同去了。體芬到那時也沒得說。只得奉陪。到了那會場。華德自然很高興的。和主賓周旋。體芬却很落寞似的。並且他覺得許多人對於自己。遠不及對於華德來得親熱。他實在不耐。總是借着一點小機會。先自告辭。華德雖知道體芬有些不自在。

只是未便和他一同還去。拂了主賓的盛意。只得任他先去。伊直等到燈燭酒闌。曲終人散。纔獨自還家。人們因此便有許多疑猜。以爲他們夫婦倆的愛情。已經稀薄得多了。否則這樣一對璧人。正好同來同去。爲什麼任着一個人來去。試想黃昏已深。寒露冷冷。華德一無伴侶。在冷空氣中間還去。體芬怎麼一點不動愛憐的心呢。或者體芬等不耐煩。早就睡了。也說不定。究竟華德的赴會。也不過實際上的。一種義務。並不像歌伎舞女。有了麪包關係。不能不去。爲什麼華德只管認乎其真。也是絕不爽約的。這分明大家不能體貼入微。所以有漠不相關的模樣。

但是輿論儘管怎樣說。却一句也不會傳到他們夫婦倆的耳邊。所以他們一些沒有覺得什麼妨礙。以爲這樣的生活。是很應順各人的自然主義。人們的眼光。非常奇特。可以看出極細微的灰塵。可以望見極高遠的雲霞。却不能聽見自己的眼簾。他們也時常談論朋友的夫婦。誰愛誰不愛。觀察得很銳敏。判斷得很精警。可是對於自

己的相愛。有什麼變化。兩人都沒有覺得。不過有時借了反映的作用。也可以恍然大悟。這便是輿論已經充滿了四周的時候了。

體芬在平民大學裏擔任心理學的教授。還兼着文化書局的編輯。有時出版物多一點。到了晚上。還要帶了些稿紙還家。在燈下整理。每逢學期的結束。一方面學校裏有大批的試驗卷。要批評。一方面書局裏預備供給下學期學校的採用。要編輯些教材和參考的書。那時體芬便忙得不可開交。儘是什麼應酬。都要謝絕。因為體芬始終反對做一個政客式的博士。而情願做勞工式的學者。可是華德的性情。絕對的不對。伊雖並沒有什麼野心。想做官太太。替體芬在交際界上運用手腕。却最不耐煩做家庭的奴隸。實在僕從很多。各有執司。只要女主人指揮監督。也就夠了。並不要伊怎樣去親手羹湯。而華德已經避之若鶩了。體芬倒很原諒。並不把不理家政去責備他。說女子一踏進了窻下。一切都要改觀了。况且正在絕妙

年華。也不忍把花一般的人。去受油脂的薰染。滅了美麗。失了安然。所以在他們倆可說絲毫沒有衝突不相能。但是悠悠之口。以為華德全不像沒有尊長的女主人。一切都。不懂。難怪體芬對伊落寞了。

生育是人們極大的問題。有些人以為愛情有了結晶體。愈加增加夫婦倆的吸引力。並且有許多波動。可以為了兒童而消滅了。在寂寞的時候。可以當做無上的伴侶。以後的人生觀。都把希望心傾向到兒童的身上了。有些人反對這個說數。以為有了兒童。便是分了愛。有許多波動。都是兒童做的原動力。至於把以後的希望。做改變人生觀的張本。未免是太愚笨了。或者不幸得了一個相反的結果。精神上的苦痛怎樣。體芬和華德對於這個問題。曾經在枕邊交角。討論過幾回。兩下很能够一致。是不主張生育的。必有一個相同的奇異的意思。以為婦女們經過了一度生育。在生理上起劇烈的變化。要減少美麗。情性上也要改變。決不能像沒有兒童時的溫存了。因

爲愛和磁石相似的。中間隔了一層東西。雖然仍舊有愛力。不過總不及直接吸引。來得大些。所以他們倆結婚了八年。還沒有一個兒童。這一點引起了他們親串間不少物議。以爲這是一個極大的證據。足以證明他們倆情感上未必十分融洽。這是一種普通心理推測的謬誤。也是傳統觀念的驅使。

社會上有一種人。專門獻些小殷勤。表示他的親切。所以華德和體芬。時常聽得朋友廣泛的話。對華德說起來。體芬的做人。很是古怪。他的經濟很舒展。爲什麼要怎樣刻苦。他和你從戀愛的基礎上。建築婚姻。怎麼不像從前的密切。有時還要編派些話。去疑猜體芬另外有什麼愛情的去處。雖是找不到什麼事實。在他們儘管不負責任的說了出來。可是華德聽了。不免要多用一番心。去考察體芬的究竟了。那些對體芬說起來。華德太孩子氣了。怎麼結婚以後。還是這般好頑。鎮天價在外面交際。一些不問家政。似乎並不把你放在心上呢。體芬雖是很堅定。

不過在這愛的問題上發生枝節。却也不能處之泰然了。所以也要留神華德的行徑了。

我們在不經意的時候。只覺得鏡子是晶亮的。月兒是光明的。倘然仔細一點。鏡子上的灰塵。月兒旁的雲霞。漸漸能够瞧出來了。並且心上感着不快。要想揩拭了。要希望天空的擴清了。因此體芬不肯像以前的放任了。有一天正是隆冬的天氣。華德又要赴電話局長夫人的約。體芬有些傷風。剛纔從平民大學裏還來。見華德正在着忙的修飾。體芬說。又要到那裏去了。華德只顧對着著衣鏡。從頭到腳細看。並沒有注意他的話。體芬也沒有第二句話。便向沙發上一輪。歎了一口氣。這一口氣。却驚動了華德。迴轉了頭。對體芬一瞧。笑吟吟說。你嘆什麼氣。體芬不答。閉着眼養神。華德走過去。坐在沙發的把手上。去握體芬的手。體芬要想縮手拒絕伊。一時又熱烈的伸出來了。冷冷的說。沒有什麼……外邊的天氣很冷。本來同學會今天開冬季常會。我有些傷風。也就不去了。華德說。這



怕什麼。坐在汽車裏。四面遮滿。一點不透風。和住在這裏。也沒有什麼分別。到了那裏。生着火爐。還愁冷氣進來麼。體芬說。我倒沒有你這般勇氣。華德說。並沒有什麼勇氣。不過人家很殷勤。很誠懇的來請我。我已經答應了人家。怎好不去。體芬說。你儘管去。我只是自己說不去。並沒有阻止你啊。華德不響。兩下沈默了長久。電話機上鈴聲振動。女僕陳媽走來說。徐太太來催少奶奶早些去。因為今天有新到的影片。要開演五個鐘頭纔完。所以原定四點鐘起頭。如今要提前一個鐘頭了。華德說。你去回答。我就來。陳媽去了。華德舉起右手來。看腕上的手表。馬上立起來。擡電鈴。不多時。汽車夫阿貴進來。華德分付他把汽車放到駱馬胡同。去接了黃二小姐過來。然後一同到李鐵拐斜街去。阿貴去了。這裏華德便很柔媚的對體芬說。你倘然覺得不舒服。還是早些睡罷。體芬笑說。我又不是小孩子。睡了。你可以放心走開。華德很淒婉的說。總之今天要你原諒了。不要再挖苦我。這一點最低限度的自由。給

了我罷。體芬聽了。似乎不好意思再去說伊。只是心上老大不快。等華德翩若驚鴻的出了門。把伊的種種。統統想到。幾乎看得像個窟窿一般。忽然若有所悟。以為朋友的話。着實有些價值。住在家裏。分外沈悶。索性披上大衣。出門坐了街車。赴同學會的常會去了。

夜間九點鐘。還沒有敲。華德早回來了。下了車。一口氣走到房裏。却不見了體芬。問了僕役。只知道出外去了。沒有知道地點。伊覺得有些詫異。方纔不是他自己說。不高興出門了。並且有些傷風。沒有坐汽車。這般大冷天。够苦了。馬上打電話到他的幾個親熟的朋友那裏問訊。都說沒有來。後來在他的寫字台上。找見了同學會的請柬。知道在一家番菜館裏。打電話去。果然在那裏。華德便說。我已經還來了。知道你今天有些不舒服。所以沒有等影戲閉幕。就還來的。你既然傷風。不要再受了寒。快些還來罷。體芬只答應了幾個是字。那邊就把聽筒掛起。華德那時心潮起伏。非常不寧。以為體芬太過分了。我的脾氣難

道還不知道。一個月有好幾回宴會。以前從來沒有阻止過。我已經說明了不能不去的原因。爲什麼還是這樣負氣。難怪旁的人有那些流言。或者他真的有所不慊於我了。默默地在燈下呆坐了好久。體芬還來了。偷眼看他的神氣。似乎很不自然。却未便怎樣的問他。有什麼意思。體芬也瞧破了華德的心事。兩下各懷着一種疑團。却一點不肯開誠布公。直把溫暖如春的空气。攪得冷冰冰地。連華燈也滅了光采。

過了一夜。雖是漸漸的把前事淡忘。不過並沒有完全消滅。彷彿鏡子放在一邊。不去照他。就不覺得上面的灰塵。實際上却是愈積愈多。我們低了頭。不去看月兒。儘是浮雲蔽空。把月兒全個兒包圍了。也不覺得什麼。他們倆自從有了這一回事。便不能像以前的水乳交融了。時常爲了些小問題。引起兩方的爭辯。不過大家是有學養的。當然不比無教育的家庭。要做到很鄙野的吵嘴一步。不過他說了幾句話。伊默默的走開了。伊說了幾句話。他

報了冷冷的一笑。在表面上一些沒有破綻。可是骨子裏已經起了不少的裂紋。照這樣的因循下去。說不定有破裂的一天。幸而愛之神始終沒有把他們倆淡視。時常想使他們倆的情愛。由稀薄而再趨濃烈。

華德受了體芬變換的情態。心上的不快。也不消說得。所以一切交際上的應酬。都謝絕了。在無聊的時候。把練熟的歌曲。在鋼琴上彈奏。或是看些書報。有時也顧問家政。在伊不過借此排遣。並不是降服嚴酷的女誠體芬呢。也爲了家庭間不很慰貼。在外面格外少走動。漸漸瞧見華德的舉動。和以前大大的不同。認爲伊已經覺悟了。恰巧戰地善後會。要籌一筆賑濟的經費。開一次大遊藝會。顧華德女士的跳舞。是不能少的。只是在跳舞會上。足足有兩三個月不見伊的芳蹤。有些人說。伊不肯再現身紅氍毹上了。有些人說。給林體芬博士所限止。現在連門也不出了。但是總不肯放棄伊。因此除掉寫了一封極誠懇的請柬以外。再向體芬說了一番話。意思是請他

爲了劫後餘生衣食艱難的可憐。讓華德女士做一回慈  
悲救世的大功德。體芬先自謙遜了一回。後來答應了。還  
到家裏。一團高興的對華德說了。華德只還答一聲不去。  
體芬說。我已經答應了人家。倘然再去回絕。似乎太不近  
人情了。華德鼻管裏嗤的一聲說。你也知道答應了人家。  
不便回絕麼。這句話提醒了體芬。頓然想起了三個月前  
頭的舊夢。彷彿瞧見了鏡子上的灰塵。月兒旁的雲片了。  
便換了笑容。去握華德的手說。我愛。難道這一點兒小事。  
有這般魔力。使我們倆甜蜜的心。蒙着一層浮翳了。華德

的眼波。起了周匝的紅雲。低了頭。不則一聲。那時壁上的  
時鐘。正打着五記。體芬立起來說。我們去看影戲罷。今天  
真光影戲院新到了一本片子。『愛情之波折』是WW  
的傑作。華德也隨着起來。去裝飾了一刻。一同坐着汽車  
前去。到了深夜還來的時候。他們倆攜手踏上階臺。一九  
冷月。正照在兩人身上。兩人的影兒。重疊在一起。體芬說。  
我們此刻的心地。或者比中天的明月。還要光明的澈底  
一點罷。

從此那朋友們的浮言。也漸漸的息了。

(完)



最適孩童應用之香皂

棕欖香皂

欲孩童之發育健全必先清潔  
其皮膚欲皮膚之清潔必須選  
擇適當之香皂擇其清潔之力



美製

大而無傷嫩

膚者棕欖香皂即

為最適孩童應用

之香皂凡為家長者幸即購用

注意 現在各處出售之棕欖香皂已加改良香

料加重改威美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啟

# 秋窗臆筆

西雲

林夫人

侯官沈文肅公。以名翰林出守江西廣信府。值粵匪蔓延江西各郡。而廣信全城之功。其夫人之力爲多。夫人爲林文忠女。兼資文武。某日。賊大股圍廣信。時文肅因公出城。遠在百里外。夫人情急。乃刺指血致書乞援於浙將。鎮軍饒公。故爲林文忠舊部。得夫人書。卽統兵而下。直抵廣信。圍乃解。夫人之功偉矣。憶於吳門某氏藏書樓。得見夫人致饒鎮軍書。書曰。將軍漳江戰績。噴噴人口。里曲婦孺。莫不知海內有饒公矣。此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此間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預備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籌餉招募。但爲勢已迫。招募恐無及。縱倉卒得募而返。驅市人而戰之。尤所難也。頃來探報。知昨日貴溪失守。人心惶惶。吏民鋪戶。遷徙一空。署中僮僕。紛紛告去。死守之義。不足以責此輩。只得聽之。氏則倚劍與井爲命而已。太守明

早歸郡。夫婦二人。荷國厚恩。不得藉守以報。徒死負咎。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以浙軍駐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爲玉山屏蔽。賊得廣信。乘勝以抵玉山。雖孫吳不能爲謀。賁育不能爲守。衢嚴一帶。恐不可問。全廣信卽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先宮保奉詔出師。中道齋志。至今以爲心痛。今得死此。爲厲殺賊。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鄉間士民。不喻其心。赴封禁山避賊。指劍與井誓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必歸。歸後再當專牘奉迓。得拔隊確音。當執纛以犒前部。敢對使幾拜。爲七邑生靈請命。昔睢陽膺城。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鐵胆。固將軍所不吝與同傳者也。否則賀蘭之師。千秋同恨。惟將軍擇利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讀之覺忠義之氣。磅礴行間。知夫人不第胸羅甲兵。智勇兼到。卽文筆亦不凡矣。

# COLGATE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花月影。纖手自描

一筆一回頭。維妙

維肖。最難摹。兩

排皓齒。宛如編

貝添風貌。素

紙無其光澤

設色又恐清

有牙如是好

足自豪 豈

知此亦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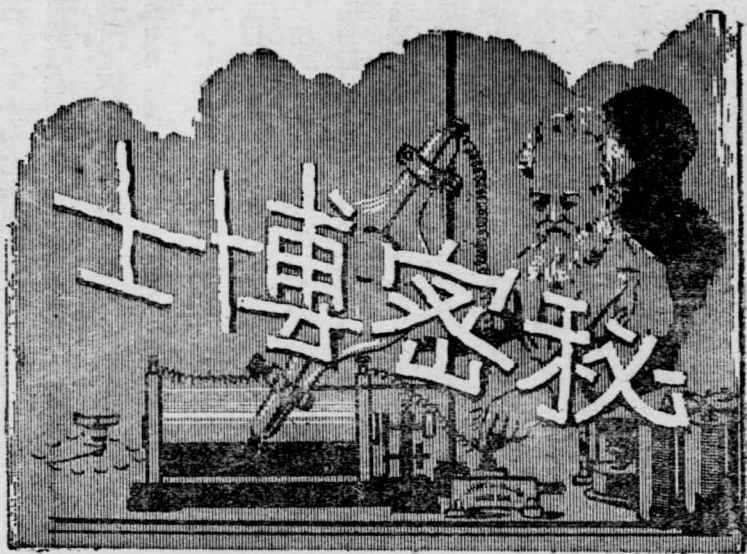
工。祇要日日用

絲帶牌牙膏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廿九號 任博洋行總經理





By Clement Fezandie.

譯 芝 敏

### 第三篇 一夢百年

哈博士搖頭道。陸君。那印度僧人的停止生氣術。我是一些不相信的。陸開道。但是有許多書上。關於這事的記載很多。內中有許多。似乎很確鑿可信啊。這陸爾是紐約晨嘯報的記者。他來拜望哈博士。這已是第三次了。陸開接着又道。我記得有一回事最是顯明。這事是一位法國軍官和他許多部屬親眼瞧見的。他們瞧見一個印度土人。因曾受過那法術。昏迷和死人一般。鼻孔耳朵和嘴裏。都用蠟塞住。他在這種狀況中。能經過六個月。或是一年後蘇醒過來。回復他的生命。他絕不因此受一些傷害。這是真確的事。你可有甚麼批評。哈博士道。我沒有甚麼批評。不過不相信罷了。從前也曾有人告訴過我。說是

有一個魔術家。向人借了一隻時表。放在脚下。踏得粉碎。再把這些碎片。塞入一支手鎗。向着鎗靶。開放一鎗。那些碎片。竟又拼合起來。仍是那隻原表。端端正正。掛在鎗靶的中央。陸開道。是的。果有這種事。但這分明是一種手術。預先佈置好。騙騙人的罷了。哈博士道。這話不錯。他是預先備好一隻表。臨時和那原表掉換一下。因此我相信印度僧人也是用這方法。拿一個假人。掉換那個受術的人。換句話說。便是那個昏迷如死的人。實在是假的。陸開道。這樣說來。你對於停止生氣術。是不相信的了。哈博士道。這卻也不然。我且十分相信。因為這停止生氣術。在自然界方面。委實有很多的確鑿事實。就如在無脊椎動物當中。微生物也包括在內。便有許多能在完全不動不食的狀況中。經過幾個月。甚至幾年。等到外界的情形。確如他們的需要時。他們便能復行生活。較高等的動物中。也常有蟄伏的。便是熱血動物中的熊。到了冬天。也是睡眠不醒。等一交春令。他便覺得飢餓。從洞中出來了。陸開道。既

然如此。一個人獨不能這樣麼。哈博士道。誰說不能。我自己且已有所成功了。我並相信我是第一個成功的人。我決不相信印度僧人也有這種本領。陸開道。博士。你的意思是……哈博士道。陸君。我的意思是說我不祇能令貓狗馬牛睡眠幾個月。我更令人類也是這樣。你若隨我走過來。你自己便能瞧見些實物了。哈博士說着。便在前領路。走進一所長形的低屋。四周放着許多玻璃棺材。有的當中是空的。但大多數的當中。都放着一個或幾個獸類。又或是一個人。都是昏昏睡着。一動不動。陸開很驚異的向四下裏瞧看。這種情形。很疑心是自己看錯了。哈博士卻安閑如常。好似登台演說般的說道。在不多時候以前。我們科學家曾解決了這個停止生氣的問題。他們的解釋。差不多本在我們的理想之中。這個問題。實在祇包含有四個簡單的方式。(一)怎樣使一個病人睡眠。(二)查出溫度濕度和空氣流通的最佳情形。(三)用人工補養中風的病人。使他延長生命的最好方法。(四)能隨意



使人蘇醒的最好方法。這四個方式。沒有一個難於解答的。關於第一個。我們可讓這病人在自然的狀況中。酣呼

熟睡。和獸類蟄伏時

的睡眠一樣。第二個

祇是經驗問題。據我

的考查。身體上的日

常溫度。便是溫度的

最佳情形。剛正充足

的濕度。便可阻止肉

體的乾燥。你瞧我把

這些東西。放在這封

閉嚴密的玻璃棺材

中。毫不為難。便可得

着那些結果。至於補

養那病人一層。往往

是不需要的。因為他的生活能力。雖已減少到最低額。但

倚仗着他自己的脂肪。仍可生活幾個月。再有第四個方式。便是隨意使人蘇醒。這也是經驗問題。經驗富足了。自

然便可隨意而行。

毫無困難的地方。

又道。祇須短時間

的昏迷。便可得着

實地的效用。陸開

驚問道。實地的效

用麼。難道你能够

把停止生氣術。付

之實用麼。哈博士

道。陸君。這個自然

我今天纔把一萬

頭最上等的牛。運

往歐洲去。祇補在

大戰中的損失。陸開道。這一萬頭牛在起運時。是在昏迷



。材棺填破多許著放周四。屋低的形長所一運走

的狀況中麼。哈博士道。與其說是在昏迷的狀況中。還是說他們曾受了停止生氣術。來得確當些。你想我們若把一萬頭活潑潑的牛。運過大西洋。這是多麼困難。用費必也很巨。但使他們在一路之上。都沉沉睡着。便可簡易許多。至於使他們昏迷的方法。是先把他們驅到一大間房裏。房裏佈滿着二養化炭。他們自然失卻了知覺。然後再放出二養化炭。把這些無知覺的牛。裝在船上空氣閉塞的艙中。在路上時。艙中也佈有二養化炭。等船到了法國。再把這些牛放在純潔的養氣中。又因為震動機和電流的連合作用。毫不為難。便能使他們的心開始活動。蘇醒過來。雖說是長途迢迢。他們卻一些不受傷損。陸開點頭道。你這種發明。對於轉運生物的利益。我已明白了。既省地位和勞力。又可省下食物。這發明果然很有價值。但是你把這停止生氣術施到人類中。又有甚麼利益呢。哈博士道。我已發覺了好幾種利益。不久再可發明一種新利益來。如今我先說一種給你聽聽。譬如有人意圖自殺。我

便可施行這術。使他昏迷個幾年。等他醒來時。環境的情形。必已有了變動。他先前要自殺的原因。或已消滅乾淨。他自然不再想自殺了。我並可用這法術。處置那些無知的兒童。我已經用這法術。阻止那殺害嬰兒慘劇的發生。算來已有好幾次了。某次。有一位青年女子。因為生產了一個嬰兒。生活上很受妨害。便到我這裏來。我使用這法術。使嬰兒昏沉睡去。等到伊可以撫養時。再使這嬰兒醒轉來。又如有許多做父母的。因為子女太多。無力瞻養。迫不得已。在報紙上登起廣告。情願承繼給別人家。其實不必如此。祇須請我略施法術。使這些子女一個個都昏睡過去。等他們父母何時有了瞻養之力。何時再使他們一蘇醒。豈不簡便而妥善。而對於犯罪的人。我這發明便格外有用了。陸開道。罪人麼。哈博士道。正是。審判官不必再判決某犯監禁若干年。儘可使他昏睡若干年。所有監獄獄吏和飲食等等的開支。一齊都可節省下。陸開道。祇是這樣一來。罪犯沒有改善的機會了。哈博士道。誰說

沒有。他從長期的睡眠中醒轉來時。他必覺得所有的情形都已改變。他舊日的同伴。不會再來引誘他。他便可開始他的新生活了。至於那些罪大惡極的犯人。也可用我這發明。處治他們。不必判決他們死刑。祇須使他們昏睡五十年。或一百年。哈博士正說到這裏。忽有一個侍者上前說道。博士。有人拜望你。並把一張名片遞上去。哈博士接過來。瞧着念道。尼哥大學校長抹克安露。又囁咕着道。我並不認識這人啊。你領他進來罷。隨即門開處。走進一個人來。說道。哈博士。我見着了。你。很是快



隨即開門。處。走。進。一。個。人。來。

活。又咯咯的笑起來。好似講笑話般的道。我已替你謀着了一筆小生意。哈博士伸出一手。和來客握手。說道。抹先生。你到這裏來。我是歡迎得很。但不知可有甚麼效力之處。我看你的神情。好像是要我一口棺材。拿去用三個月。作爲冬季禦寒之用。抹校長笑道。我聽說凡是患熱病流行性感冒肺炎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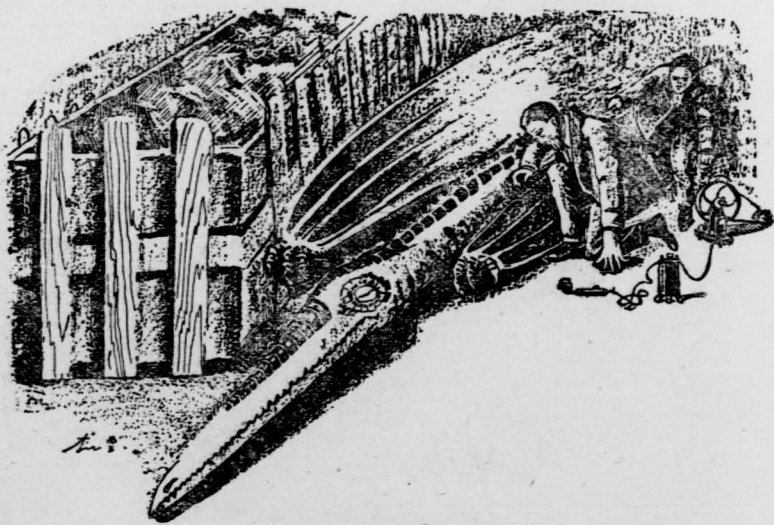
其他這一類病的病

人。你都有特別的調治之法。當他們的病在冬季盛行時。你不須叫他們出外旅行。祇須使他們昏睡一兩個月。度過這個時期。這樣一來。要省下多少費用。這實在是個絕妙的方法啊。哈博士道。是的。這樣一來。病人固可毫無危險。度過這惡劣的時期。我並能在無形中。使那些病逐漸減失。因為在他們昏睡時。不祇能阻止病菌的活動。且能撲殺掉病菌。那末他們的病。自然會得全愈了。抹校長道。我今日到這裏來。並非要昏睡三個月。實在想昏睡幾百年。預先我拿一千塊錢存入儲蓄銀行。等我醒來時。這一千塊錢連同複利合算起來。自必有百萬元之多。我不是成了一個富翁了麼。接着又道。笑話且丟開。老實說。我今天到這裏來。是為着一樁事件。這事件的希奇。或許你從未聽見過。當我剛從北極探險回來時。各報紙上。都有許多記載。你諒必聽見的。或此番探險。很是值得。因為我會帶回來一種最有價值的科學物品。哈博士道。這話當真麼。抹校長道。自然是真的。當我經過西比利亞北海岸相

近時。在冰當中。尋出一個已死的動物。身上一些不缺少甚麼。我想請你設法使他復活轉來。哈博士道。現在這動物仍放在冰箱中麼。抹校長道。正是。我不敢拿他出來。恐有傷損。仍埋在尋常的冰當中。哈博士道。這動物屬於甚麼種類呢。抹校長遲疑了一下道。是上古時代的羽龍。哈博士道。羽龍麼。他可是生着有骨的皮翅。形狀像是蝙蝠麼。抹校長道。正是。他從翅尖起。到腳爪止。完好如生。毫無缺少。哈博士道。羽龍是上古洪水時代前的一種怪物。在幾百萬年前。便已滅絕了。抹校長道。是呀。我尋着的這羽龍。原是深深的埋在冰當中的。所以形狀仍和活的一樣。我因聽說你發明停止生氣術。已經成功。便決定請你略施方法。使這羽龍復活轉來。你倘能答應我的。便請於明天早晨。把應用的器具。攜帶到我家中去。我當把這羽龍慢慢的從冰中取出來。……

第二天早晨。天氣很是晴和。在十點鐘時。哈博士和陸開都已到了抹校長家中。把應用的器具。一一佈置妥善後。

便把這羽龍從冰箱中取出。先使他的體轉熱。回復到適當的度數。放在地上。卻仍未有生氣。哈博士又非常奇異的查察了一回。望着這怪物。連連搖頭。原來這怪物的牙床。和鱈魚的形狀相同。生着尖銳而有光的牙齒。哈博士看了道。抹校長。看他的形狀。定很凶猛。你可曾預備下堅韌的繩子。捆縛他麼。抹校長道。我已派我的汽車夫去拿了。不多幾分鐘。便可回來。我們不必等他。左右這羽龍復活過來。也必須幾分鐘的工夫。哈博士查驗這羽龍的肉脰。尙未變硬。皮膚也尙有彈力。好像是剛



便跪在地上。先用器具調治了一回。

正死去的。便自信一經施術。定能成功。又道。我瞧這羽龍的內部組織。也完好無損。不必把新的血。輸灌到他的動脈中去。祇須用純潔的養氣和電流。定能使他的心復行跳動。或者還須用按摩術。增助他心的跳動力。說時。便跪在地上。先用器具調治了一回。他很是滿意。再用兩手在這羽龍的胸部和腹部。緩緩的按摩。這樣過了

十五分鐘。這羽龍的身體。便忽的顫動起來。抹校長很得意的高聲道。活了。活了。這真是科學上的大勝利啊。我的聲名。也可垂諸不朽。因為象養着一隻活的羽龍。自然我是第一個人了。哈博士仍繼續着按摩。又過了一會。這羽龍竟睜開了眼睛。兩翅也微微的動了一動。抹校長見了。又驚呼道。解姆司真是混蛋。怎麼還不來呢。又高喊道。解姆司。快把繩子拿來。有一人應道。來了。來了。哈博士這時按摩得更快。覺得這羽龍心的跳動力。逐漸增強。差不多已回復常狀。兩翅慢慢的移動。頭也能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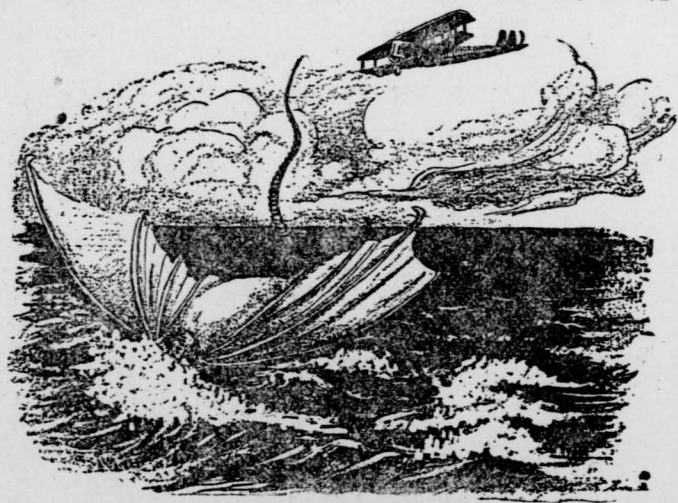
了。上去頂屋向飛。翅兩的蝠蝠似類開張便

八  
轉動了。哈博士這纔停止按摩。並把電流截斷。這羽龍又轉動兩眼。分明已活轉過來了。這當兒。解姆司從那邊屋中跑出。手裏拿着許多繩子。抹校長又高喊道。快來。快來。這東西將要站起來了。將要飛去了。抹校長深怕失了這怪物。便奔上前去。先用力抓住這羽龍的一隻腿。可是這羽龍很是凶勇。張開他的大牙牀。一口咬住了抹校長的衣服。再往旁一擲。抹校長便被擲出好遠去。正跌在泥污之中。哈博士明

知無法阻止他。便退到旁邊去。以免危險。解姆司一壁跑

果然飛得很慢。直向科尼海島飛去。抹校長見他飛得慢。

過來。一壁拿了一根繩子。在繩頭上。打了一個活絡。想去套住這羽龍。卻也未能如願。這時候。這羽龍已生氣蓬勃。先把兩翅掀動了幾下。又高叫了一聲。便張開類似蝙蝠的兩翅。飛向屋頂上去了。抹校長跌在地上。一時爬不起來。祇高喊道。天呀。他飛往那裏去呢。我怎樣捉他回來呢。倘竟被他飛走。我便損失了一萬元了。解姆司。快些。快把我的飛機開起來。我們在空中去追他。好在他飛得慢。不消多會。我們定能追上。把他捉住。接着抹校長便和解姆司坐在飛機中。從地上升起。這羽龍



。來飛面下向直。低一頭把即隨

自己的飛機卻前行很快。每小時可飛一百英里。希望之心。不禁大熾。似爲定可追上他了。不料後來發生了意外的事。原來這羽龍正飛在大西洋的上面。離開海岸。已有好遠。飛機仍緊追上去。兩下裏已接近了許多。這羽龍因聽見後面飛機的聲音。很是驚嚇。便在空中停頓了一下。隨即把頭一低。直向下面飛來。等落到洋面上時。好似打過來的一粒鎗彈。很迅速的沈下水面。及至飛機追到這所。在一些形跡已不見了。

著者按。在以後數年中。吾人固不能使人一睡若干年。

再隨意的使其蘇醒。但此亦非不可能之事。印度僧人所傳之停止生氣術。吾人自不當少信。然若觀於熱血動物中之熊。每屆冬令。輒不進飲食。祇使其自身之脂

肪。以資生活。然則人類亦未嘗不能如此。吾故作此篇。以表示停止生氣術實能施於人類也。

(第三篇完)

## 枕戈樓漫話

農竹蒔

### 胎教的實例

關於胎教的例，西洋也儘多。有一個婦人在懷孕的時候，常常去注視聖約翰的肖像——是一個毛生得很深的肖像，後來伊生了一個女孩子，便也長着像熊毛一般的長毛。又有某小說家所寫的，有一個婦人，產了一個白色的孩子，這是因為伊在妊娠中，常看那希臘神話裏所說的安德樂米達這麼一個可怕的美人畫像的緣故。又安特衛普（比利時的都城）一個商人的妻子，在阿思忒德占領的時候，目擊過一個打斷了一隻手腕的兵士，後來生下孩子來，也祇有一隻手腕。



Frederic Austin Ogg's

#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Translated)

■ 經濟名著

# 近世歐洲經濟發達史

精裝一冊  
八百餘頁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七角  
十四年三月底截止

▲美國阿格博士著 ▲李光忠譯 ▲吳貫因校

關於經濟史的書，歐美各國出版不少；至於合歐洲各國於一編，歷述自農業時代以至農工商時代之變化，作比較的研究，在英文中當推阿格此書為首屈一指。這書不但詳述英法德經歷史業革命的情形，而且諸國經濟變化後的種種問題，如農工商業、經濟政策、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社會保險等，都為提要鉤玄，詳其原委經歷，陳其利弊得失。以我國目前情形觀之，正宜取人補偏救弊之道，以為防患未然之計。故此書之出，不僅足供經濟學者研究之用而已也。全書四十餘萬言，精譯精校，實為國內經濟上之傑作。

商務印書館出版

索引	附錄	第三編	第二編	第一編	內容
表	對照表	與勞働	之來歷	章	要目
元	英德法俄	章	章	章	
首	年歷大事	商	一五	十九	
宰	中西	業	之農	世紀發	
相	事	人	工	達	
		口	以	史	
		(十	八		

小說



# 人身之電

演法

演者以洋燭一盤。燭臺數個置檯上。對觀衆道。『年來電學進步。一日千里。昔嘗聞人身亦有電氣說。心竊疑之。後經多方試驗。乃知其說果確。其試驗法頗有趣。余知諸君必樂觀其究竟也。機械摩擦而生之電。盡人皆知其能燃物。但人身之電。亦能燃物。譬如洋燭必須火燃之始明。然不用火用人身之電。亦能使之明亮。』說畢即將盤中洋燭。盡數袋入懷中。再對觀者道。『諸君固明見藏入之燭未着。但今已運用我身上之電。使之着矣。』說畢即在袋中將燭一取出。插入燭臺。則已燃着矣。

預備

幻燭一枝。製法以未燃過之洋燭點着。見燭蕊已焦黑。即吹熄。另以鐵針燒熱。沿燭蕊刺下。約一英寸深。再以黑頭燐寸（即火柴）



圖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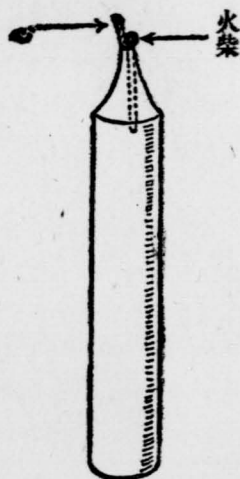


圖 A

梗折短。(與針孔深淺相等) 插入針孔中即成。(參看

A圖)

燐寸盒砂皮二塊。用別針別在西裝左胸翼之裏面

袋上。(參看B圖)

### 關鍵

本套洋燭之多寡。視演者手術如何而定。演時從袋中取燭時。先以左手執左胸翼。不可揚開。露出砂皮。右手取出袋中洋燭。母指食指緊捏燭頭。將燐寸頭在砂皮上力擦一下即着。但有一事須特別注意者。即洋燭擦着取出時。手勢須輕。不可過重。過重即被風撲熄。

# 修面所費金錢

## 與時間之計算



### 金錢

吾人修面大約每月三次每次以一角計之則年需三十六角矣若以此數而購「吉利保安剃刀」則大約可得「白朗宜牌」一具及刀片半打至少足敷四五年之用刀片用完只須添購刀片而刀具則可永遠應用

### 時間

尋常修面至少耗半小時之光陰且不能隨時隨地可修每令人生不快之感若用「吉利保安剃刀」則每次只需十餘分鐘不需磨礪足不出戶而可以隨心所欲至其修面後之潔淨舒適容光煥發尤其餘事

各大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一號  
香港雪廠街五號  
買勒洋行  
同益洋行  
經理



## 雪夜

佟少棠

夜深了，雪花紛飛，隨着那凜烈的朔風，撲到臉上，使人生一種清涼的感覺。那白茫茫的馬路上，一眼望去，已沒有行人的蹤跡了。

這時節，一切都顯得異常寂靜。馬路傍邊，許多高大的建築物，都死沉沉的立在那裏，似乎正在休息。兩排疏朗的電燈，雖然依舊放出光來，但爲雪色所耀，也似減了光輝。

在平日的時候，這地方本是一個車馬喧闐的鬧市；現在竟陷入別一個境界——汽車的喇叭不鳴鳴了，人

力車腳鈴也不叮噹了。

「沉死的北京呵！」

我不禁喊了這一聲。便又迎着北風，踏着這瓊瑤碎玉，茫茫然向前走去。

兩邊小樹成行，枝頭上滿積了白雪，如盛開着的梨花一般。朔風吹拂，樹枝便微微地顫動。四圍景物，皎然一白，莊嚴而幽靜，使人心曠神怡。

在大街的盡頭，一座守望的崗屋，孤伶伶立在那裏。那站崗的警察，不住地從裏面探頭出來觀望。

「哎……」這種聲音，突然送入我的耳鼓膜，我不覺運轉目光，向那街右屋簷下望去。是什麼東西，黑黢黢的臥在那里？近前一着，原來是一個人。他頭上蓬蓬着二三寸長的頭髮，滿臉的油泥，幾使人認不清楚他的面目。身上披了一條破的蓆袋，腰際腿上都束了些紅的白的紙，用以抵禦凌人的寒威。在這種景况裏，如果是一個野獸，一定要狂叫起來，叫徹了大地；但人們終是弱者呵，他只是低低地嗚咽着。

「提，踢，踢，」一種指揮刀觸地的聲音，那個黑衣帽的警察向這裏走來。我知道立在這裏很不便，便回身走開。

「滾開這兒，」我嘆了一驚，回過臉來一看，見那警察用腳踢那個臥着的人。

「老爺……」這……這樣大雪天，您……叫我上……上那裏去？……」〔註〕……〕表示聲音顫動及延長。

「你愛上那兒就上那兒；這兒不是你默着的地方！」老爺您……行好，我……」他還要往下申訴。「別費話！」警察說，便揚起了指揮刀，「你到月底走不走？」

他怕將起來，連忙說：「我走，我走就是了。」

「快一點！」

他勉強站起來，身子兀自索索地抖着，深一脚，淺一脚，在雪地上蹣跚行走。這時候，我對於這個被驅逐的飄泊者，固然生一種哀憐的同情，但同時又細微輕巧的覺得這黑的小生物，在爛銀似的地面上蠕蠕行動，竟成功了一幅活的畫圖；死沉沉的景物，也滿含了生意。一剎那間，我腦中感到一種不可言喻的美，引起我一種無名的快感。

哦！自然的美，原是在樞樓的底下發光呵！

我來到北京，算來已有五個月了；然而我對於牠却絲毫沒有什麼留戀。五月來牠所給我的印象，祇是謎目

的黃沙，障天的黑霧，許許多多的蚊子蒼蠅，在那裏爭着

鬧着。真使人厭得頭痛了！現在，在這寂寞的夜裏，淒清的

風雪中，使我對於素所厭居的北京，也不免要依依了。

但是我腦中突然起了一個疑念：

一個極惡濁的地方，一經自然的粉飾，便美妙如畫

圖；這種美，也是牠「自我」的表現麼？但是在這深夜裏，人

們多已入睡了，這種美將表現給誰看呢？幸有一個我，在

這裏獨自嘆賞；否則豈不白白的辜負了麼？

這些，都使我不能索解了。

雪止了。天的東邊，漸漸地露出魚肚白色。林中，小鳥，

也都飛出巢來，很清脆的叫了幾聲，衝破了四面八方的

寂靜。我知道，不久汽車的喇叭就要鳴了，人力車的叫

鈴也要叮噹了！掃雪的人來時，「自然」的一夜的工程，也

要摧毀無餘了！

我惘然步着歸途……

(完)

## 世界寓言



### 大家不利

胡寄塵

有某甲。因為一點小事情，恨了某乙。常常憂愁不樂。有人問他何故不樂。某甲答道。我與某乙有仇。力不能報。所以不樂。不知你可有甚麼方法替我想。問的人道。我有符咒。可以咒死他人。但是害了他人。自己也不利。某甲大喜道。如此便請你將這符咒告訴了我罷。我情願大家不利。按、情願自己不利。必要謀害他人。可見怨毒之深。然而這樣看不穿。又何苦呢。

國貨

請吸

# 長城香煙小



翁公意  
肖畫回



##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社交  
遊戲

## 記憶

書丹

(一)

預備：另預物件二十種（如剪刀，尺，墨盒，針，書籍，釘，錶，眼鏡，燭等等）

紙和鉛筆多份

先將各物編號號碼。擇光線充足之小室一間。陳列其內。（預會者皆在室外）再將號碼錄在預備之紙上分與諸預會者。各物預備已妥。使預會者分作三人一組。次第入室。對各物詳視三分或五分鐘。然後令其退出小室。將室內各物。依次錄在紙上。錄時以十分鐘為限。

(二)

預備：紙和鉛筆多份。顏色不同之珠，鑽石，碎小片玻璃。將珠鑽石玻璃片雜亂置一白色瓦盤中。由主席者持盤站在一小室之窗口。然後按預會者名呼入。將盤在亮光中微搖動。待預會者細視約二分鐘。令其退至室外。在紙上將其所見盤中有幾種顏色寫出。

按上兩種遊戲。童子軍有時即以此作考試課程。聞記憶力最佳者。第一種能默寫至十三或十五種。第二種即記憶力最佳者。亦難盡數記出。且易記錯。因各色雜集。又在亮光中炫耀。神經頗易擾亂也。

# 說 部 叢 書

## 偵 探 小 說

指中祕錄	路史	四獄	隅屋	碧玉	地獄	女師飲劍記	鐵錨手	奪嫡奇冤	蜘蛛毒	祕密軍港	蛇首黨	貝克偵探談	貝克偵探談	藕孔避兵錄	橋英男	三人影	劇場奇案	神樞鬼藏錄	二備案	
二册六角五分	二册五角	二册四角	二册四角	二册四角	二册四角五分	二册四角五分	二册四角五分	二册四角五分	二册四角五分	二册四角五分	二册四角五分	二册四角五分	二册四角五分	二册四角五分	二册四角五分	二册四角五分	二册四角五分	二册四角五分	二册四角五分	二册四角五分

歌洛克奇案	毒藥	羅利雌風	雙指	拿破崙忠臣傳	白巾	壁上血書	賊博士	明眼人	指環	童子偵探隊	鳴宮閣祕記	祕密室	簾外	寒桃	車中	假跛	寶石	圓室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二册三角五分

海衛偵探案	降妖	華生包探案	血痕	名優遇盜記	金絲	黃金血	香囊	焦頭爛額	怪手	案中	贖爵	一萬九千磅	多那文包探案	風島女傑	桑伯勒包探案	牝賊情絲記	鬼窟藏嬌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二册二角五分

# 徵文揭曉

第一號……

希望

第二號……

強盜

## 發表應徵懸賞小說例言

(一)經過：本社由應徵小說中，先提出一百五十篇，請名人評定五十篇；再由五十篇中評定三十八篇。

(二)應徵資格：

(甲)凡小說世界中發表過三篇以上作品者，取消被選資格。

(乙)凡一切手續，不照本社徵文規則者，不得入選。

(丙)無應徵印花者，無效。

(丁)踰應徵截止期者，落選。

(戊)凡由以上資格落選者，即認為平常投稿。佳者，留用；不合格者，割愛奉璧。

(一)發表文字：選定之三十八篇，暫列號碼，不列名次。從九卷三期起，每期發表二篇；另請小說名家評判名次。

(二)發表名次：三十八篇發表畢，即按各小說名家評定之名次，發表應徵者之姓名，地址，學級或職業；同時發表評判者姓名，或別署。

(三)贈獎：凡屬學界，獎品直接寄至該校，請校長轉交。其他各界，可另開一領獎書，詳述履歷，姓名，別署，地址，並發表號數；由本社直接寄奉。

(四)出單行本：徵定之三十八篇，按名次之前後出單行本。題名「一九二四年小說世界懸賞小說」。

# 希望



## 第一號

一切光明的希望，不知怎的，近來我都覺着逐漸晦暗下去了。這豈是我開始踏進一所我以為永遠是我生命寄託之所的屋子的時候所逆料到。我在未入屋子之前，總以為這屋子裏的一切，都是足以使我得到充分的安慰，給我以非常的幸福；——這不是僅我偏面空幻的希望，是他切實地告訴我，預先給我的一些良好的消息。

他的話，現在不必再去論他的是非了；因為現在世間，已無所謂是，無所謂非；但我又那料到人世上的希望，是如

是易於變幻，如是不可預定，如是的空泛，如是的虛渺！

：唉！一切的一切，不能想了，不能回首了！

但是，雖然如此，我總願我的希望，不致成爲我目中所瞧不見的塵埃；而使我所希望的，至少總有一部份成功。天啊！我還沒完全絕望，我還沒完全灰心呢。

今天早晨，他憂愁地走進房來。我不待他走到寶兒的牀前，我預先把寶兒夜來的情形，簡單的告訴他道：「寶兒的病勢，不見減輕，只見加重呢。」

他蹙着眉頭，輕聲走到牀前，扯開帳門，也不俯下身軀，僅僅站直了對着寶兒望了一望；仍舊放下帳門，低着頭，反着手，背過身來一言不發的立着。一刻後，他開口問道：「仙方吃過麼？」

我道：「早已，昨晚就吃了。」

「那麼，爲什麼還不會開口，連哼都不哼呢？」

我滿擬再想回答他一句：「仙方不見得有效呢。」但我荏弱的胸脯，一時鼓不起這樣勇氣。我因爲恐怕他聽見了我這樣回答要動氣；更怕我的爺爺婆婆，聽見了而動更甚於他的氣。兩片寒唇，微微一顫，我終默然了！

他靜寂地站立了一刻，沈默地思索了一回，便慢慢地向房外踱去。當臨出房門的當兒，他回過頭來對我道：「娘娘和爹爹，已經商酌好了。如其仙方仍舊沒有大效驗，恐怕寶兒不開口是邪病。今天到古村去請關聖帝君回來；你預先把房裏清潔清潔罷。」

這又是一件使我多麼失望的事情呢！孩子的病勢，

已經如此的沉劇；他們還是存心把他們理想中所以爲有效的一件件想像的方法，在懨懨一息小孩的身上試驗；不把一些實在科學的醫學來救孩子。連一個自命爲富於新知識的他，這時也改變了平素的傾向，而醉心在巫，卜，星，相，仙方，關聖帝君……等的身上，能夠救他的孩子。並且他還屢次表示：使我也和他同樣醉心信仰他所醉心信仰的。唉！不必說人世間一切的希望是易於變幻靠不住；儒夫！僥倖！我認識你是狠心拋棄了自己一切良好的主見，犧牲了孩子一切的幸福，違背了良心去獻媚你名義上足以主宰你的父母。如今我不得不改變了初衷痛恨你，咒罵你；因爲你也完全和我認識你時候的你，兩樣不同了。可恨的儒夫！可惡的僥倖！

但是，啊……！我也不能完全苛責他；一切還須苛責我自己。我不盲目於開始，何來今日的遭遇；就是我自己，現在不也正和他一樣的懦弱麼？我明知有藥可以起我

孩子於沈疴，但是因爲和他們所信仰的相反，他們是嚴禁我冒昧。我也彷彿處在鐵屋之中，一切的勇氣都失去了！我只得擱置起來，我撕破了膽也不敢冒昧。

爺爺和婆婆，都是愛我的孩子；十分愛我的孩子。他們對於寶兒的病，也是十分地擔憂。婆婆曾經對一個醫生說：「我們六房，所此一頂，是很重要的。倘然孩子有何長短，我們黃氏的門面就破了。請大夫格外費心罷！」他們並不是不想孩子好起來，不想法子救孩子；他們的確還想孩子活起來，替他們裝一個「洪福」的門面。但是他們的法子，不過是他們的，並沒有一件，曾經徵求過我的同意，而和我斟酌過一次。而且他們各種救孩子的方法，無一不是使我非常懷疑，而大惑不解的……：孩子是我們的，主是他們作的；他們爲什麼事件事都是和我反對的呢？

我可憐的孩子！有了父母，如同沒有父母一般可憐

的孩子！

傍晚的時候，關聖帝君請回來了。他在前面執着三枝香，領導着。他已預先在書房裏捧了一大堆易經，孟子論語，禮記等古書，放在牀前的桌子上。他對我說：「爺爺說的，這些聖書，都是避邪的。」他一把關聖帝君請入房中，把牠安放在這一大堆聖書中。不多一刻，便來了一位醫生。身著道服，頭戴方巾，足蹬禮靴，一掛花白長鬚，岸然道貌的氣概。據說這位醫生就是當地著名的梅半仙，素有起死回生之術。梅半仙在牀前坐定了，隨着便在寶兒的脈上揣了一刻，不假思索的開了一張草字方子，匆匆地去了。到晚上，又來了一位醫生。他對我說：「這人也當是當地一位有名醫生，姓何名爲聖，一瞧他的外貌，便是堂堂儒者之風；想來一定是名不虛傳的。今天是請他和梅半仙會診的。」

何醫生伸直了三個長着六七寸長指甲的指頭，和梅半仙同一模樣的在寶兒脈上揣了一刻，又把梅半仙

的方子看了看，隨着便搖了搖頭，微微地笑了笑。在他的笑中，看得出他對於梅半仙的方子，是不同意的。我便大膽問何醫生道：「這方子恐怕……」

何醫生又微微地笑了笑道：「似乎太霸道罷。小兒質弱，那能當得起呢？」

後來他又拿了兩張方子，趕到梅半仙家裏；一面把何醫生的方子給梅半仙評看，一面便問梅半仙道：「你的方子，不太霸道麼？」梅半仙立時放下面孔道：「何醫生的方子很和平，吃過一二十服，總會好的。」

半天內，他們請了關聖帝君，又請了兩位一道一儒著名的醫生。關聖帝君是靜默的，兩個醫生，又是互相非難，而且非難得似乎都有一種理由的。我不知道他們倒底用那一種方法救孩子；連我自己，也糊糊塗塗不知道從了。

寶兒的病勢，只見加重，不見減輕；我是只有哭！我終

於不知不覺中，伏倒在寶兒的被上，嗚咽起來了！我還不敢放聲哭呢！

我可憐的孩子，我那能眼瞧着你死去不救。就是旁人，我見他死，也當盡力救他。我雖然是受着人家嚴厲的迫阨，我雖然是怕，現在我那能不撕破了膽救你。

我終於把我私備着的一瓶藥水，給我垂危的寶兒吃了。

當我許多親愛的朋友來探候我和寶兒的時候，我們曾經大家定了性，仔細把寶兒的病源，推考研究。當時由一位素來研究過醫學的新姊姊，確定了幾樣藥；並且由她親手去配製好了，叫人送給我。我在未給寶兒吃下之前，自然我要先稟明爺爺婆婆一聲。但他們一聽，都是立刻滿面現着驚異的神色。婆婆道：「啊啊！這還了得……孩子的性命是要緊的，豈能當作兒戲？幾位年紀青青的婦道人家商量商量，能夠成功什麼呢？倘然菩薩有靈，自然會保佑寶兒好起來，用不着你們年輕人瞎操心。」



那時我怎敢違抗不從呢？孩子的性命是要緊的，吃了這藥水，倘然是好，不必說；倘然有何三長四短，我怎吃得下這杯酒？

但是，我現在是預備吃這杯酒了。不吃，孩子也是要死；吃了，也是要死——或者還能僥倖好起來。那麼，我爲什麼不給他吃，作最後的一試？——或者我的希望，不致成爲我眼中所瞧不見的塵埃，而達到我所希望的成功。天啊！我還沒完全絕望，我還沒完全灰心呢。

一切晦暗下去光明的希望，竟不再繼續晦暗下去了；而且我還覺着我的希望，已在重行光明起來，而使使我失望的晦暗，驅逐開去呢。

在半天的變化中，寶兒從哭喊，而能回轉他的頭來看我了。一切的痛苦，我都不覺了；我是欣幸，十分地欣幸。我接連伏在他枕邊，吻他清瘦的小臉……

我的膽量似乎放大了些；便立刻把這消息去從

實告訴我的婆婆。但在一霎時間，我所希望得到他們一個滿意的答覆，恰巧是得到一個和我希望相反的答覆。我的欣喜，安慰，完全烟消，完全雲散，完全烏有，而使我仍復置身在晦暗中了！

我的寶兒，我可憐的寶兒，天啊！我的寶兒呢？

他們都罵我瘋了，存心要做死孩子；大膽不聲不響把人家從沒有嘗試過劇毒的藥水給孩子吃。其實這藥水，何嘗沒有人吃過；而且都是新姊從他的經驗所配製成的。他們都說孩子的邪病更重了；從前是沒有聲息，靜默默地的，現在是哭喊了。這是邪病更重的特徵。

他們以後不許我再進我自己的房，見我孩子的面了；只准我在一間四壁堆滿了灰黃古舊的書本，牢監似的小書房裏過生活。我不明白，我努力把良心救孩子，他們爲什麼要把這樣苛刻的幽囚報酬我？我自己的孩子，救不得的麼？

如今我都明白了。我已了解他們的道理，覺悟他們的居心，一切我都明白了。我是不能再和他們共同生活下去了。他們所謂愛孩子的愛，正是他們父母愛他們的愛；他們祖先愛他們父母的愛；他們歷來世世代代相傳下來的愛。他們腦殼裏所貯藏的腦汁，也完全沒有脫掉他們歷來祖宗的遺傳性。他們腦殼裏所貯藏的腦汁，正彷彿醫生所用麻醉人性的「哥羅方」；日夜向子孫官能中注射。他們惟恐子孫的性靈活動了，要發生變化，脫離他們桎梏似的愛，而和他的背道而馳。哦！一切我都明白了。

如今我更不能不想到他們以前愛寶兒的愛；因為寶兒正是給他們愛得過甚而至此。他們把四書五經，教授正值開始吸受外方思想的孩子，算是教育；他們把幾個他們心目中以為足以做孩子模範的偶像，使意志方弱的孩子信仰崇拜，算是道德；他們要使孩子能夠守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聖訓，傳種接代，成功他們

洪福的門面，算是希望。他們不願孩子進步，只願孩子保守；他們不願孩子自主，只願孩子服從；他們不願孩子進取，只願孩子退隱；他們不願孩子重實利，只願孩子成就一副虛文……這些，都是他們所謂愛孩子的愛！他們把孩子未來的一切，預先替孩子鑄定了，不使孩子自己發展未來的一切，算是他們無限的愛！

我不幸盲目而踏入這樣萬世打不破的鐵屋子。我何不幸，我何如此的不幸！我所認識而愛的他呢？如今又到那裏去了呢？

儒夫！  
兇徒！

我的眼睛，不知怎的，一切都看不見了；耳朵也一切都聽不清楚了。各種怪異的景像，在我眼中一幕幕印演過去；許多可怕的聲音，在我耳邊一陣陣揚越過去。

一羣化子似的漢子，無故趕到裏面，搶劫了一隻木箱揚長而去了；並沒有一個人出來攔阻，這不是怪異的

景像麼。裏面又時刻發出一種號啕的聲音來，其中並且夾雜着不知怨罵誰的聲音……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的寶兒，給他們搶去了，所以他們號啕，怨罵！

寶兒果然是給他們搶去了麼，倘然是真的，哈哈……我不能不為寶兒快樂，不能不為寶兒僥倖。我寧願他脫離這所一世沒有出頭日的鐵屋了，而去過化子們的生活。因為化子有自由，可以自由發展他們未來的一切，而不受任何方面桎梏的。我的寶兒，我有幸福的寶兒。

## 強盜

### 第二號

在暮色迷離中，黑暗將要吞沒了全世界的當兒，伊在竈前一面手籍着柴把送向竈洞裏去，一面心想「他」不知又在外面幹些什麼，不由得悲從中來。想得出神時，連柴把將火簇壓熄了都沒有看見。待用火鉗將柴灰摺了一摺，湊近去對着柴

把吹進一口氣去，不提防火煙轟的冒出來，直撲在伊的面上。於是伊那久蓄着要發洩的珠淚撲簌簌地滾出來了。

「唉！我這樣的喫辛喫苦，省喫省用，竟至於親自在這裏作竈下婢，可不是都爲了爭氣要替他立起家

啊！但是我呢，我今後爲誰活着呢？

現在一切都完了，什麼我都不希望了！

世間本無所謂希望，希望不過如同同一條路；地上本沒有路，是由人所努力走成。不努力，那來路呢？  
啊！我的寶兒，來……來……我們一淘去！

完

人家來嗎？但是他那裏能理會得我的苦心！唉！多麼有名聲，有家私人家的女兒，怎想到如今會在這裏……」  
伊撇了火鉗，揉着兩眼，這麼樣接一連二地自言自語着。終於嗚嗚咽咽地從心坎裏也湧出真的熱淚來了。

突然外面有人帶着責備的語

氣詰問道：「蹲在竈前這麼好半天，飯還沒煮好？」說着，腳聲一步步移近來。」

伊急措去了淚痕，勉強裝作平時一般的聲音回答道：「……還……還沒哩……這柴怪潮濕底！」

伊的婆婆走近竈間的門口，向伊說道：「他怕立刻就要回來了。要是他來了，飯還沒預備好，又落得受他一場的吵……柴溼，怎地不到柴間裏去搬乾的來？」

伊只顧縮伊的草把，並沒有說什麼話。

驀地裏，外面一陣打門聲打斷了她們的談話；接着，一個年約二十多歲的張頭望頸地走來說道：「你

們牽生叫你們送二十塊錢去；他在第一樓等着用！」

伊聽了，斜過身子來注視着伊的婆婆，不做一聲。

伊的婆婆停頓着沉思了一下，然後問道：「他……他叫你來向誰要……向伊……？」

那人還沒有回答，伊從竈下立起身來岔着說道：「你去向他說，要錢，別說二十塊，再多也可以，只要他自己回來拿！」說着，心中的怨憤早從慷慨的辭句中無影無蹤地流露了出來。

「也好，你們既然不信任我，也只得由你們；我去叫他自己回來拿好了。」那人帶着幾分不快活，忽忽

出門去了。

過不多時，他回來了。他在客堂上閉着嘴，一聲不響地坐了，把手邊的一把茶壺向檯上「碰」的一擡，接着將茶杯遠遠地向庭心中拋去，煞朗朗地一片響。響聲傳到他母親的耳鼓裏，嚇得他突的一跳，急忙避到老房中去，把門下了，靜聽動靜。

「好好，除非你們一世不再見我……」話未說完，他三腳兩步的搶入自己的房裏去，翻箱倒篋地隨意搜索。但值些錢的輕軟東西全都不在那裏，僅僅乎嚇醒了搖床裏未週歲的小孩；他呀呀的哭個不停，彷彿在諫勸着他的父親一般。

沉默了一回兒之後，伊料想他憤怒的燃燒已熄滅了，然後拍去了身上的柴灰，從竈前出來，慢慢地走近他身邊柔聲說道：「你……你又要發老脾氣了！你要了錢幹什麼去？」

「誰要你的錢？替我滾滾！你這賤貨！」

「……」伊沒有說什麼。

「滾！」

「滾……」

「滾！立刻就滾！」

「滾，也使得。可是錢兒也要跟着我滾的呢！」

「好，好，替我滾出去滾滾！」說着，就提起一隻方凳，擲向伊的身上。去。伊急躲避了開來，搶出房門，一面

向街上跑去，一面哭着喊道：「不要臉的東西你……你……你……」

躲在房裏的他的母親，先聽得孫兒的哭聲，繼聽得兒媳的吵嘴和碰檯拋凳聲，越聽下去，渾身越抖個不住。後來沒法想，她只得把迷離的目光從門縫裏張出來，口裏叩求也似的喊道：「奎生……奎生……你……」

搜抄了一刻，他於是恨恨地出門去了。

一路越想越恨，越恨越想，他來到第一樓的當兒，無形中不由他不昭示出剩餘的惱怒。於是他的朋友們也對他失望地呆看着，默不作聲。呆對呆的過了好多時，朋友們

一面勸着他喝茶，一面有意無意的說道：「反正總在你的手掌之中，日子長哩！」

他聽了，並沒有立刻便回答。慢慢兒，慢慢兒，他和他們的話越講越輕，越講越投機了。直到夜半敲了十二點鐘以後，除了他和他們以外的茶客統統都回去了，他們纔和他商議停當，各自回去。

還不滿一個月，伊心中漸漸地快慰起來，似乎覺得他對於伊比前親熱了些。

在一個半夜裏，濛濛的微雨在黑暗中不聲不響地飄着；街上連人影也一個都沒有。這時候，伊把燈芯

旋低了些，在床上拍睡了孩子，系念那還沒有回來的他。驀地裏，只聽得外面大門上的鈴兒「晶」的一響。正傾聽時，接着房門啣呀一聲，開了開來。驚疑中，伊只見八九個強盜，頭上紮了藏青的杜布，面上抹得青一塊紫一塊的沒個分明，一閃的闖將進來。伊看見了，只恨不能鑽過床後的牆壁去，急得只是抱着了啼的孩子抖個不住。

「喂！錢在那裏？」一個似乎會說山東話的強盜瞪着眼珠，把伊從床上拖了下來問伊。

「……什……什麼……」伊戰抖着支吾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叫你拿出錢來！聽見不聽見？」

又一個強盜也打起了北地口音說。

「……沒……沒有……真的……」

「……」

「不拿出來？」另一個強盜「尺」地打了伊一下耳刮子，威逼伊回答。

「你……你們自己找罷——」

在這床底下……那隻放錫箔灰的破鑊子底裏……」

一個強盜鑽到床底下去了。其餘各人的目光也都跟着去。這房內的空氣總算沉靜了一下。

「還有快說！」那個強盜從床底下爬了出來，一面將手裏取得的

一二百塊錢放在手裏給大家看，一面逼伊回答。

縮在最後的一個強盜走上前

來看了一看，把頭搖着，表示不止這區區錢的意思。但他一句話都沒有說。

「伊不喫着苦，不肯把錢拿出來！」另外一個強盜這樣說了之後，立刻，伊的頰上就接連挨了一陣打，身上也接連喫了幾腳。伊的頭縮到了肩胛的下面去。

「哦，哦……」先前那個沒有開口的強盜，從床底下找出了一只瓦盆來看了一看，並沒有說甚麼話，便招呼他們所搜求的已得到了。於是將火吹熄了，奪門而去。

兩間房中只有哭聲呼應着。

天亮了，伊好容易四處去找尋

他隔了好多時，他纔聽見了風聲，急急地回來，面上露出張皇失措的神氣，異常張皇失措的神氣。

似乎就因為驚慌而以致於失措的緣故，他並沒有就去報官緝拿；直等東撞西撞的胡亂奔跑了一天，纔去報告巡警局。局裏當然鄭重其事的踏勘，盤問，明訪，暗查，但結果那裏緝拿到一個強盜的影子。沒有幾天，這麼一件小小的案情，差不多已忘却了。

伊眼看沒有破案的日子了，沒有領回贓物的希望了，於是在他面前日夜的哭。他當然也未嘗不想用話去安慰伊，但覺得話兒從喉嚨裏吐出來打着楞，終於不敢開口，只陪

露着不自然的愁顏相對。

伊看出他也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於是便自己拋頭露面地出去探訪。一天之內，各條街上都深深地印上伊的錯亂的足跡；在各處的小茶館和小客棧內，伊都曾去問過有沒有如此這般的人到過。但徒然得到模糊的回答罷了。

約摸半個月之後的一天，伊慢慢地東張西望地在市街上走過。忽然大綸布莊上的老板出來招呼着伊道：「老阿嫂，這幾天奎生可在府上不？」

伊急立停了脚步回答道：「哦！原來是老板先生！這幾天雖然出了天大的事，他却依然不肯好好兒住

在家裏！」

「是的，那也聽見說起過的，真是不幸的事！——他晚上總回來的罷？」

「這也說不定，老班先生，你可有甚麼緊要的事？」

「也沒有什麼緊要的事：就是前天挪的一筆賬，他還沒有來算去。」

「一筆賬？他又剪了什麼了？」  
「錢是沒多少，一匹一塊多錢的藏青老杜布。」

伊彷彿在沉思什麼似的，停了一停，然後接着問道：「是一匹藏青的老杜布？——是了，待他回來時我向他說罷。」

「好好！他回來時，請你替他說起一聲。對不起，對不起！」

伊腦海裏紛亂得什麼似的，兩足輓的差不多要把身子橫下來。好不容易伊勉強支持着回到家裏，一聲不響地躲在床上，自言自語道：「一匹藏青的老杜布——不錯，那是老杜布，藏青色的……」

伊再要想下去，他推門進來了。

伊對他眼睜睜地凝視着，心中不知在想些什麼。他看見伊對他細細的端詳着，不由得滿身的血液陡的倒流在頭部，面龐兒漲得緋紅，胸前突突地跳個不住。他似乎想走近伊床邊去，可是終於不會移動他的兩腳；他又似乎要說幾句話安慰安慰伊，

但終覺得不開口更來得好。最後，他

向房內四面望了一望，看去似乎便要掉轉身來回將出去。這時候，伊想要問他一句話，但終於不會說出口來，只是向他呆呆地目不轉睛地凝視着。

完

## 枕戈樓漫話

自殺之內的原因

詩竹農

向來研究自殺的，都只注意其外的原因，要知道若是自殺者的內面，沒有一種自殺的素因，那末些微被了一點責罵，或者境遇不好，這是不會自殺的。據有一位醫學博士的研究，說是自殺者的大多數，都是在中央神經系統上有疾病的，像慢性酒精中毒者，在月經中或者妊娠時候的婦女，淋巴胸腺的體質等一類的人；至於健康的人自殺，這是極少有的。淋巴胸腺體質的人，乃具有自殺的素質，這是一件可以注意的事。





# 純飛館筆記

徐仲可

植物皆有花。大別之。爲顯花。爲隱花。至微不至細之苔蘚。人皆以爲無花矣。而亦有花。隱花植物中之苔蘚植物。固與羊齒植物菌藻植物原生植物並列也。苔蘚且如此。况結實之阿譯乎。阿譯之花隱於果中耳。阿譯。俗稱無花果。唐時自西域輸入。今吳楚閩越皆有之。譯波斯之音曰阿譯。而拂菻（我國舊稱東羅馬帝國爲拂菻說者謂拂菻乃潑林之音轉卽城市之義因東羅馬帝國都城名君士坦丁奴潑爾羅馬文稱爲君士坦丁諾潑疑其地土人省文曰潑疑急讀之音如潑林阿刺伯人稱之爲拂菻原爲城名假之以爲國名唐時阿刺伯人滅波斯侵印度環蔥嶺地悉歸役屬方言流播遂入中華見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人呼之爲底欄。落葉亞喬木也。高可丈四五。葉大而

粗糙。三裂或五裂。似蟬麻。花單性。淡紅。實爲肉果。外部爲花托。多花隱於其中。熟則紫色軟爛。甘如柿。無核。中有消化蛋白質之成分。可助消化作用。○今人頗有謂無花果卽優曇鉢羅者誤。優曇鉢羅。省稱曰優曇。爲無花果類。亦隱花植物耳。產於喜馬拉雅山麓及德干高原又錫蘭等處。幹高丈餘。葉有二種。一平滑。一粗糙。皆長四五寸。端尖。雌雄異花。甚細。隱於壺狀凹陷之花托中。花托大如拳。或如拇指。十餘聚生。可食而味劣。世稱三千年一花。值佛出世始開者。本於『南史』神話也。南史云。優曇華乃佛瑞應。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出世。『華嚴經音義』云。優曇。此云希有也。『法華經』云。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如優曇鉢華始一現耳。

商務印書館  
發行

全書四冊

# 秦漢演義

定價八角

歷史小說之膾炙人口者。惟東周列國志三國志演義坊間所印廿四史演義等書。淺陋太甚。欲其貫穿歷朝。文字足與東周三國相配者。殊未見也。是書上承東周之後。共計十萬餘言。分訂四冊。內容豐富。記載翔實。文字淺明。圖畫美備。可為史料之補助。可作家庭之消遣。實通俗教育書中之大觀也。

補(537)



## 倍美齡麵包

本店精製上等糕食餅乾以及各種糖果物料鮮潔出品精良早為中西士商所嘉許茲將價目列後以便賜顧者採購或預定各物自當格外克己藉副盛意精製結婚禮餅每磅甲種二元 乙種一元五角 精製上刊華文賀喜禮餅或壽餅每磅一元二角以上杏仁奇諾餅 葡萄乾餅 色而但納餅 櫻桃餅以及適地拉餅無不價廉物美 癖都餅 諸古力糖以及他種美味糕餅以備宴客等用價一元以上 午餐室及茶室南京路八號每日六點半止

## 義利蛋糕店

南京路八號電話中央二七八三號  
靜安寺路一百五十號電話四九七〇號



# 四集 野人記 (二續)

## 弱歲投荒錄 (一名「太山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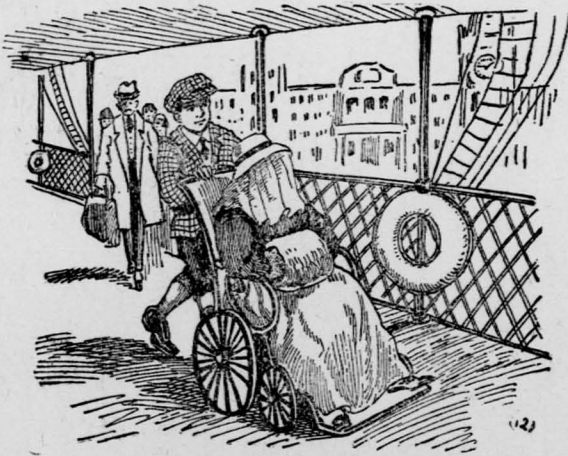
天游

### 第四回 避耳目猛獸試喬裝 涎金錢浪人思肘笈

薩樂甫本來不是個知名之士，不過給他豢養的巨猿殺死，也很足以使社會上注目。報紙上把這件事，很載了幾天。太山得到這個消息，怕給傍人議論，同報界中竭力磋商，總算沒有把他姓氏牽入。雖是如此，他對於巨猿失蹤之事，却非常注意。常日向警廳去刺探消息。隔了幾天，劇克沒有上學校去的事，也給他發現出來。不過還不知道他兒子的失蹤，同巨猿失蹤，有很密切的關係。調查了一個月功夫，纔知道劇克那天沒到開車，就在倫敦車站上下車，在車站附近停車處訪問，又訪到那天送劇克上薩樂甫處去的那輛汽車。不過那汽車夫也只見過劇克一次，送到門外，就沒有再見他出來。在薩樂甫寓所左近訪問，鄰人都說沒見。只有房主見了劇克照片，却認得是常來看薩樂甫的孩子。其餘一些不知。彷彿鮑維株一死，地就裂開，把亞克德劇克兩個，悉數陷了下去似的。無論怎樣偵訪，也是沒用。這是倫敦一方面的情形。都符一方面，在案出次日，有個十多歲的孩子，奉着他祖母到都符來搭輪船上非洲。那位老太太臉上籠着極厚的面紗，身材雖大，體質因衰病相侵，異常怯弱，坐着一張病人常用有小輪的椅子，由那孩子親自推上船去。孩子非常孝順，一切都由他安排，就是到了船上，也是他親自扶他祖母上房艙去。

一到船中，他向船上管事人說：他祖母身體太弱，怕見生人。船中伺候，有他自己管理，不必派人。管事人也答應了。

因此這位老太太的面貌，簡直沒有人見過，並且深匿艙中，連甲板上都不去。直至到了地頭，纔見他孫子扶他上椅子，推上岸去。那孩子在艙中幹些什麼，大家也不知道。容貌非常健碩，同普通英國孩子一般無二。並且伶俐乖巧，很得同船人的愛惜。船上那些職員，沒有不愛他的。水手們見他度量既大，身體又結實，很敬重這位少年旅客。船上客人之中，有個美國的浪人，因為作惡多端，有六七省警署要拿他，在本國存身不住，逃上英國。由英國轉上非洲去。本來對於孩子不很注



有十個多歲的孩子的奉着他祖母到都符來搭輪船上非洲

意，後來無意中給他看見孩子衣囊中有一大束鈔票。漫藏誨盜，頓時生起心來。仔細訪問起來，知道他同行只有

一個衰病交侵的老祖母，是上赤道邊西海岸一個小口岸去的。姓畢令士。小口岸上，並沒有他們親戚。這個美國浪人姓康敦，打聽到這些消息，已經滿意。至於這祖母兩個，是上非洲西海岸去幹什麼的，他也不再根究。探聽明白，他就引誘那孩子賭錢，不料那孩子非常規矩，幾次引誘，都引誘不動。雖是失望，却已有了打算。既然見了這捲鈔票，怎肯丟手。拿定主意，要將他劫取過來。不日船已下碇，船舷外現出一帶森林茂盛的海岬。海岬上點綴着二十多處鐵板蓋的房屋。知道是

白種人的殖民地。村外都是土人住的茅舍。茅舍之後，緊靠森林，綠陰低卷，儼若畫圖。孩子靠着船上鐵欄，遙望岸上人類編造的住宅，同天然景物，在那裏出神。覺得眼前風景，遠勝文明都會。頓時動了出世之想。不料纔動了這

個妄想，父母的聲音笑

貌，忽然湧現眼簾，鄉思

驟起。就在那個時候，船

上一個職員，高聲叫喚

土人小船，到船邊卸貨。

孩子問那職員，此間幾

時有船開回英倫去。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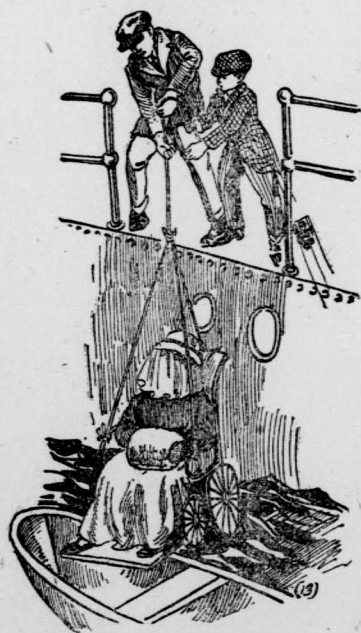
員道：「預計意曼紐號

應當到了。說不定已經停在港中哩。」說着匆匆督率着

水手，搬運貨物去了。孩子要緊上岸。隨便雇定一只小船。

先把他祖母放下去。這件事很不容易。好容易連椅子用

弔索放入船底，孩子怕他祖母有失，也在一邊幫着，上上



底船入放索弔用子椅連

下下亂着，把那束鈔票墜入海中，都沒有覺得。看見他祖母已在艙底，像狸奴似的一躍而下。指揮船上水手，徑向岸邊駛去。他一走，康敦也趕忙雇船，搬運自己行李，追蹤而去。到了岸邊，怕惹人注目，旅館中人來招待他，一概不

要。直到黃昏時分，纔

上旅館去。孩子就住

在第二層樓，靠後一

間房中。到了房中同

他同伴說明，有船上

英倫想立刻回去。問

他同伴的意思是怎

樣。若是心愛非洲，不

妨在此小住。至於他自己，沒有稟明父母，擅來非洲，怕父

母不見了，記挂起來。他同伴也答應了。孩子見他同伴允

許放他回去，心中一樂，一上床就睡着了。睡夢中已經看

見同父母重逢的幻象。誰知道魔頭來了，他的魔頭，就是

後來上旅館來的美國浪人康敦，探聽明白孩子的住房，人靜之後，輕輕覓來，想偷那束鈔票。到了門外，側耳一聽，聽見裏面有很調勻的呼吸。知道是睡着了。在衣囊中掏出一串百合匙來，投出鎖中，他本是常幹這種營生的，別人門上像鎖門一類東西，他憑着這串鑰匙，沒有不開的。這天鑰匙纔投進去，輕輕一撥，已經給他撥開，抓住門鈕，往懷中一帶，門已開了。那時天上剛好浮雲籠罩住月色，屋中非常昏暗。康敦乘黑，輕輕躡進裏面，向床前走去。一心只注意床上睡着的祖孫兩個，並沒有聽見屋角邊有件東西，向他輕輕走來。那時他拿得千穩萬穩，以為可以把那捲鈔票，攪到手中。若是趁孩子祖孫兩個睡着可以偷得到，固然甚妙。不然他也預備下絕着的。到了床前，摸到那孩子脫下來的衣服，提起來，用手向幾只衣囊中一摸，沒有摸到。以為一定孩子將他取出，塞在枕下去了，湊上一步，把衣服仍舊扔在椅上。想伸手向枕下摸去。手剛伸到一半，雲破月來，窗戶外射進爛銀般月色，照得滿

屋雪亮。孩子忽地睡醒，睜開眼來，剛同康敦打個照面。康敦見他醒了，床上只有孩子一人。便伸手下去想掐那孩子咽喉。孩子一些不怕，反迎將上來。就在那個時候，忽然背後起了一陣很低很陰慘的咆哮之聲。康敦吃了一驚，纔頓上一頓，兩只手腕，却已給孩子抓住。他年齡雖是幼稚，手勁極大，給他抓住，十只雪白粉嫩手指，像一條鋼條似的，急切轉動不來。同時有兩只極粗糙的毛手，從背後伸過來，握住他的咽喉。他不知是什麼東西，掉頭過去一看，只見背後站着一頭身材高大，長毛鬚鬚的巨猿。嚇得他毛髮俱戰。巨猿見他迴過頭來，就用利齒來咬他咽喉。手又給孩子抓住，孩子同巨猿都不作聲，只見孩子的祖母。屋中空空的不見一個人影。不知這孩子同巨猿究竟是人還是猿。只纔深悔自己誤入網羅，自陷絕地，拚命掙扎，想把背上那頭巨猿洒脫他。巨猿沒有洒脫，却給他掙脫了一只手，康敦恨極，握着拳向孩子臉上打去。打離給他打着，後面巨猿見了，又低低咆哮一聲，用力一扳，將康

敦與倒地上，撲上身去，張開巨口，向他咽喉咬去。康敦只覺得痛澈心脾，眼前一暗，等巨猿站起，他已經死了。原來這孩子正是劇克，他的祖母，就是亞克德喬裝的。所以一路上籠着面紗，不肯露

面。劇克見亞克德將康敦咬死，嚇得從床上縱身下來，想去救援，已經無及。也知道亞克德殺這康敦，同殺薩樂甫一樣，都爲着保護他，替他殺的。不過這一次，比上一次更險。身在非洲，舉目無親，若是發覺起來，

殺人之罪，國有常刑。亞克德固難逃一死，自己縱獸殺人，也難倖免。在這地生疏之處，誰還肯替他辯護。並且目前所處之地，還是半開化之所，一到天明，難保不來將他



兩只手腕却已給孩子抓住

同亞克德在最近的樹上縊死。這種殘酷的行動，在文明的美洲，尚且不免，何況非洲呢？只是明明知道前途危險，難道就此束手待斃不成？仔細一想，忽地一鼓掌，到椅子上

找他衣服去，知道錢可通神，有了金錢，就可以替亞克德同他贖罪。提着衣服，用手向自己常放鈔票的衣囊中找去，却已不見了。又向別的衣袋中尋覓，也是不見。怕是脫衣之時，掉在地上，伏下地去尋找，也尋不着。點了燈，拖開牀鋪，把地板上逐寸去尋，也是一些蹤跡沒有。怕這康敦的尸首壓着，想去挪動，有些不敢。後來因爲處境危險，着了急，纔硬着頭皮，把尸身翻過來

地上也是空的。也知道康敦之來，也是爲着那捲鈔票。只不信已經給他偷去。現在既是遍找不獲，或者給他拿去。在康敦身上尋去，也尋不到。只纔急了，他雖是受了太山的遺傳，平時很是勇敢，究竟是個孩子，又是鄉心起了的孩子，起初還仗着錢膽壯一些，現在處境既險，又是不名一錢，這一急，急得他六神無主起來。看亞克德却若無其事，的坐在壁角邊看他。他怕康敦還有什麼藏匿之所，把尸身上衣服袴子，一件件剝下來尋找，連鞋襪都脫下來，還是一些蹤跡沒有。倒在牀上，想起前途非常黑暗，怕只怕發覺起來，亞克德同他要受非刑。想到這裏，隱隱目光中已見有人前來拿他，他倒在牀上，究竟倒了多少時候，也不很明白。忽然聽見樓下似乎有些聲響，縱身下牀，把燈吹滅，鎖上房門，向亞克德走去。那時他已經決定一種計劃。上一天晚上，他還想早返英倫，向父母前請罪。現在他已是殺人兇手，明知是亞克德幹的，他深愛亞克德，把這件罪名，輕輕擔上身去。覺得自己這種人，真是不可爲

人，不可爲子。有錢還可以想法，沒有了錢，在這種異鄉，怎樣可以使得他的錢是在什麼時候失掉的，自己再三思索，竟想不起來。也忘記身上只穿一件睡衣，並且是很薄的，招呼着亞克德走到窗前，把頭探出去一看，看見幾尺以外，有一顆樹站着。縱上窗檻，向樹上一縱，已到樹巔。定一定神，落下地去。亞克德也跟着下來。二百多碼以外，就是一叢森林，劇克帶着亞克德徑投森林而去。從此這位未來的灰石爵士，就做了炎荒通客了。次晨，劇克所住旅館中有一個土著侍者，看見畢令士夫人祖孫兩個，房門關着，沒有人出入。看見天時不早，上去打着門叫喚。叫了半天，沒有人出來開門。推一推，又推不開。用鑰匙去開，鑰匙又投不進去。知道門內已經有鑰匙插在鎖內，便跑去報告旅館主人。主人姓史固甫是個德國人，非常機警。聽見報告，立刻上樓去。打着房門，叫了一回。見沒有人答應，低下頭去。想在鎖門中望望室中情形。俯身下去，身材過重，失了重心，直栽下去，怕跌痛了身子，張着手向地上一



摔的時候，覺得手指下濕搭搭黏着些很黏膩的東西。舉起手來，向甬道中昏沈沈日光中一看，兩手都是緋紅的。不覺吃了一驚。縱身

孩子，假使要走，那孩子也決不會背着祖母在二層樓上下去的。仔細看那室中，牀已拖開，向牀下看了幾遍，也看不出什麼來。從史固甫

起來，用肩膀向房門

看去，畢令士夫人身材

一衝。史固甫是身強力

很重，上一天上樓，坐着

壯之人，房門給他一撞，

椅子，幾個人把他抬進

已經撞開。踉踉跄跄，直

房來的。若是要走，也得

跌進去。立定脚，舉目一

幾個人抬他走。他孫子

看。看見室中非常紊亂，

小小年紀，怎樣背得動

地板上躺着一個面生

呢？還有一件可疑之處，

的死人。頸骨已斷，像是

是祖孫兩個衣服，全在

給什麼猛獸咬斷的。衣

室中，一件沒有帶去。若

服，椅子，鞋襪，完全脫在

是真的逃走，不是赤身，

一邊。赤裸裸地非常可怕。窗戶洞開。畢令士夫人祖孫兩

就是穿的是寢衣走的。有了這許多疑點，把這個素無偵

個，却已失蹤。房門是在裏邊鎖着。他們若是逃走，一定從

探知識的史固甫，簡直迷糊死了。他所知道的，只看見從

窗中出去。只是一個衰病交侵的老婦，一個是十多歲的

輪船上用椅子抬來一個老婦，由他孫子親自扶持着，直



去下裁直心重了失



# 防賊電鈴

(用應學科)

溪 小

小 說 世 界 防 賊 電 鈴

這一種電鈴所用的材料，及裝法和平常用的無異，但是不用揷扣，用一個特製的自動器，代替揷扣，第一圖示防賊電鈴全部的製法；a 自動器，b 乾電池，c 電鈴。

第二圖示自動器的構造，這自動器市

上沒有售的，要自己手工做出來，……用木

板一方，長三英寸，闊二英寸半，分做兩半，中

間嵌一付鉸鏈，（鉸鏈要用有彈簧的買不

到時要自己加上）電流由螺絲A傳過銅

鉸鏈，至銅片E。門閉緊的時候，電流祇到銅

片E而止，門閉少許，或全

開的時候，這自動器因為

鉸鏈彈簧的力，使銅片E

和銅片F接觸，電流就由

F傳過，輪道全通，鈴聲自

響不絕。圖中D為鉸鏈，C

為彈簧，G為普通螺絲，用

以釘在門上者。

圖 一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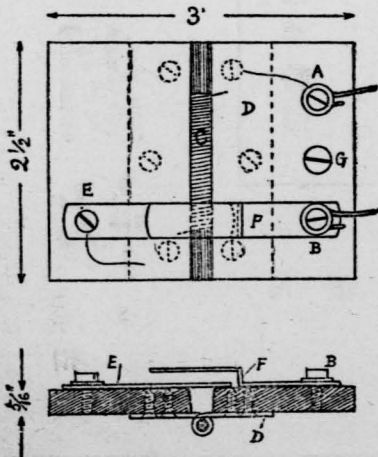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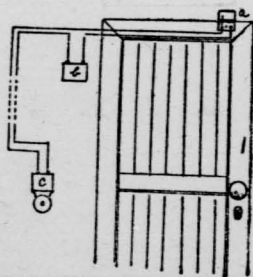


圖 一 第



# 宋拓淳化閣帖

游相  
本

是帖宋游相所藏用甲乙題識分

作十卷每卷後逐段考訂他本異

同之點極爲詳晰有諸名家題跋

翁覃溪學士謂此揭爲海內閣帖

第一善本信不誣也近歸新會梁

氏本館用珂羅版影印神采奕奕

不差毫黍想鑒藏家臨池家當以

備置爲快

發售特價

精訂十大冊

定價二十八元

特價十八元

郵費國內四角

十四  
年三月底截止

商務印書館出版



## 車中

### 寒玉

我因為江浙戰事快要爆發，從上海匆匆地回到故鄉來迎接我的母親。

我歷來太平無事的故鄉常州，如今如大兵騰集，陷入恐怖的天空中了！——火車已經失了本來開行的次序，或有或無了；當這時候，在享

慣逸樂生活的常州人，倍覺驚慌。我到家之後，當夜幫同母親把重要的物件略為收拾了幾箱，一到早晨，便刻不容緩的匆匆就道。

到了火車站，剛巧有一班下行的兵車附掛着幾節客車，快要開行。這時站上內外的搭客，擠得滿

滿實實；一遍騷擾嘈雜的聲音，內中夾着小孩的哭聲，大家都是爭先恐後想儘先擠出鐵欄，躍上火車。四面站立着的警兵，於是都用一種精銳而帶攫取的眼光，時刻溜射到他們身上。

我的母親，因為一旦亂離而離開家鄉，臉上含着一種淒涼的意味；到了車站上，瞧着種種景象，更從淒涼中而發生恐慌的神色。幸而，我在車站上認識好幾個職員，他們從匆忙中偷出一些光陰來幫同我寫行李票，打車票子，並且一直送我和母親上了火車，和我們安排了一個位置。我們在惶惶亂離之間，竟能得到如此特別的優遇，和別人少有享到

的權利，我和母親都是十分的欣幸。

預告開車的鐘打動了，車上已經擠得水泄不通；但有不少落後的，依然死命地擠上來。站在車上出口處的兩個兵，大聲喊着：「開車了！……別上來了！……」隨着便把車門關閉起來。我和母親彷彿已經離開了險地似的，心上覺着漸漸平安寧靜。

車上的汽笛，正在長聲吹叫之際，窗外隱約有人喊——陸大哥！——鄧大哥！——的聲音；車上兩個守門兵，很快的把頭探到窗口外面，並且把手圍在嘴上朝外講了幾句不知什麼話，隨着便匆迫地跳到車門口開了門，立時扶上一個老婦人和

一個年青女人——都是北邊儉樸的——打扮；末後又上來一個兵，手裏挾着一個六七歲的小孩。這時車子已經移動了，窗外兀是萬頭攢簇，呼噪不止。

車頭上的烟突裏，發着嚴肅雄偉的響聲，從慢而快；彷彿代表許多本地人，告別危險的故鄉去了。我和母親，都是無限的淒涼，默無一言的坐着。

這時最後上來的抱着小孩的兵，正領着同時上來的兩個女人在人堆裏擠着，想尋個稍大的空擋，安放小孩和女人。他把一副慘淡的面貌，強裝着笑容和許多坐着的男人商量——但一般坐定的男人，因為

這兵不是人家所常說的橫強霸道，老虎一般的丘八爺，大家都不肯通融；有的並且低着頭，裝聾作睡的不睬他；然而他總沒有動氣，仍舊向前擠，希望在前面或者能够得到人家的通融。一瞥間，已經擠近我和母親的身前，他不過望了我們一眼，多份因為我旁邊坐着一個年老的婦人，不好意思開口；但我替他回頭過去一望，後面更擠得厲害，有的並且把包裹和小箱子，小竹籃等頂在頭上……當他站在我身前望着後面遲疑的時候，我良心上猛然彷彿有什麼人質問着我似的，於是很快的扶着窗沿，用力一擠，立了起來對他說：「喂！倘然你有女客，我可以讓

出來，請到這地來暫時敷衍挨擠一下罷。」

他彷彿奉了皇恩似的，用非常感激的面容回答我道：「先生，對不起極了，但是我們有兩個人，恐怕擠了那位老太太。」

「不妨，這是我的母親。」

「是是是對不起極了。」他於是背過身去，招呼那年老的婦人先坐下，我又幫他招呼我位置旁邊的一個男人，稍為擠擁一些，方纔把年青的女人安放下來，接着把手裏的小兒交給了年青的女人。

火車已經離了車站很遠，行入曠野間了。天空密佈了灰黯的陰雲，寒風夾着烟煤猛烈地撲進窗來；四

野的景色，我覺着比較平時更蕭條寂寞，並且含着嚴重殺伐的意味；其實這或者是我的心理作用。在北方

幾省的人民，土匪咧，兵變咧，一日數驚，好說是家常便飯，照目下僅僅調兵遣將的情形，在他們是司空見慣，沒有什麼希罕；南邊人享慣了太平日子，小有風雲，便似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東奔西走，忙個不了。

一刻後，一遍嘈雜的聲音，靜了一些，那兵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笑着對我道：「對不起得很，還沒有請教先生貴姓？」

我也很謙謹地回答道：「不敢不敢，賤姓陳，轉請教啊？」

「小姓許，先生一共和老太太

兩位麼？」

「不錯，就兩人。」

「先生是到上海去的麼？」

「是的，上海去，你們呢？」

「她們也是到上海去的，我到崑山就要下車。」他指着兩個女人和小孩說。又道：「這是我的母親，這是我的女人，這是我的小狗。」

「是是是好極了。」

火車經過一頂鐵橋，驟然發着雷鳴一般空洞的響聲；許多客人的面上，都立時現着一種驚奇恐怖的神色。但在很短的時期裏，依然平靜下去，回復原狀。

這時我近身幾個人，大家都是靜默着。我母親依然一副很無聊沒

越的氣色，我知道她心上，爲了離開故鄉而難過，因爲我母親從沒有遭遇過這樣的事情；我雖然時刻在話音中安慰她，但總不能解釋她內蘊的愁緒。——其實我自己也未始不然，種種感想，時刻湧上我的心頭，我刻刻回想到我故鄉的住屋，和屋子裏剩餘着沒有攜帶出來的許多什物；我對於種種一切，常抱着——將來仍舊回到故鄉來是怎麼模樣——的一個疑問。

委實我太癡了！時局如此，還顧得到未來的種種切切。我於是極力遏阻我胸中這樣的思潮，把眼光移射到別處，尋一件足以打斷我這思潮的事物。

我在無聊間，我忽然想到一個「估量」的玩意兒；這是我平時所最喜幹的一件玩意兒。但是人家總說我這樣舉動是無聊而沒意思的。

第一個，我自然是估量最靠近我的兵了。

我覺着他的領章，和普通的目兵有些兩樣；但和上級軍官也不同。我猜測他大約是一個什長，或者排長；不過我對於軍界中一切是門外漢，我不敢斷定他是一個什長，排長。我心上想問他一聲，但他正兩手交叉在胸前，怔怔的睜開了兩眼，目不稍瞬的把兩條慘淡的眼光，釘在他兒子的頭頂上；大約他正在想什麼。我不好意思去打岔，只得把疑竇暫

時捺壓在胸中。

我又繼續注意到他的母和妻，但兩人除了滿面愁慘的神色外，別無一些特異的色彩足以給我研究。——我正想找別人來估量，年青女人手裏的小孩忽然喊起來了：

「爹爹，口渴……！」隨着，把一個指頭伸入口中，勾在牙齒上，把不好過的眼光對着他。

他出神的眼光，立時收斂起來。呆了一呆道：「口渴麼？」一壁把手向腰裏一擦，又向背後股上一摸說：「我的水壺在前節自己車上，這樣擠法，又不能去拿，停一刻等茶房來買水菓給你吃罷。」

等了多時，車上的茶房連影子



都不見。小孩立時現出失望的模樣，背過頭去對着年青的女人惡狠着臉帶着哭聲說：「真的口渴呢！」

女人立時蹙緊眉頭說：「那麼，怎麼樣呢？」接着又安慰他說：「等到別的車站上，買蘋果香蕉你吃罷。」

小兒已經翹起嘴唇，兩眼含滿了汪汪的淚水，快要落下來了。他望了望，微微地歎了一聲。

他似乎屢次要向他的母和妻談話，但他因爲自己立着，母和妻都坐着，兼之充滿着嘈雜不靜的聲音，講話很是不便；——後來他終於開口了。他一手搭在行李的欄杆上，把身體俯下了說：「娘，四伯家的會一共還有幾會了？」

年老的婦人，抬起頭來望了他一眼，又想了想說：「已經搖過七會，還有五會。」

「會期我記得……是不是月半左右？」

「在雙月十六日，下月又要搖了。」

「那麼，我們走了怎麼樣呢？」

「走時我已交託四伯家；倘然我們一時不能就回去，叫他替我們代搖。」

「娘，我想這會遲早搖到了，千萬不要打散牠，想個妥當些的地方安放起來；沈老五家雖然拖欠他些，務必另想別法歸還他，因爲這樣時勢，想得一注薙當款子很不容易，萬

不可再打散牠了。」

「想是我也會這樣想，但……」

「不是別的，娘這大的年紀了，林兒不過六歲的小孩子，她又不能到外面去掙錢；我這次出去，可不必別時候的剿匪一般，一上正式戰場，上刻不保下刻，將來我要是在外面有個三長兩短，你們怎麼樣過下去呢？」

「不要這樣狗嘴般瞎講了，你又不是沒有打過仗，怎麼這次偏是這樣胡言亂語……」老婦人說到這裏，眼淚已潮水一般湧出兩眼眶；年青的女人，眼淚也不約而同簌簌地落下來。他望着這情景，臉不禁一苦，嘴裏啞了一聲，又歎了一口氣，把

身體仍舊站直起來，眼光溜向別地去了。

車到了無錫，種種吵擾喧嚷的聲音，又送進耳鼓裏；坐在車上的人，於是大家都向窗外探望着。站上擁擠恐慌的情形，更甚於常州，有許多搭客想擠上我們一節車，偏是車門給兩個守兵關緊了，沒有一個能夠擠上來。

這時小孩見車停了，又對他喊口渴；他來不及把頭伸到窗外，尋覓賣水菓的人，但是站上除了兵警難民外，平日高喊甜瓜嫩藕的人，如今杳無影蹤了。後來他弄得無法可想，便對站在近窗的一個兵打了一聲招呼，向他要了一小銅杯的開水給

小孩。小孩望了望，很不願意的道：

「蘋果香蕉呢？我不要這水喝。」

「蘋果香蕉你看什麼地方有買的呢？先吃了這個，停會兒有了再買罷。」

小孩無法，勉強吃了。——汽笛一聲，車子又開行了，——他把杯子還給窗外的兵。小孩依然帶着哭聲要香蕉蘋果。他眉頭皺了皺，似乎想放下臉來罵小兒幾句；但他不過把兩眼微向他橫了橫，終於沒有忍心罵出來。

在一節熱烘烘的車子裏，要算我們周圍兩方尺範圍內最冷落沈靜了我的母親，因為隔夜收拾行李沒有休息，神情很是疲倦，閉着眼睛

六  
 瞌睡了；她們婆媳倆一個手支着臉，一個低着頭，都是含了眼淚沈思着；我和他兩人面上雖然同是無限的愴惘，不寧，但我斷定他內蘊的悽慘，一定更甚於我。

很快地蘇州又過了，大家紛傳着下去就是開火的地方；不少靠窗的人，於是都向窗外注意着。但在我們裏飛馳過去的，不過些寂寞的田畝，冷落的村舍，幽陰的森林，沈默的墓墟，和沒有船隻的河流；間或鐵道旁邊站着幾個兵，但瞧他們的模樣，似乎還沒有似人家傳說的那樣情景；或者他們嚴重的預備，都隱伏在我們小民視線之外罷！

車上的汽笛，忽然銳尖地叫了

一聲，其中彷彿含着警告的意味；我的沈思，立時給牠打破了，他也似乎一驚的模樣，把頭向窗外望了望，接着側過頭來問我道：

「先生，你到上海那裏啊？」

「法租界，」

「法租界離開虹口很近麼？」

「不算十分遠。」

「哦！不算十分遠。」他說着，似乎

呆了呆。又接着道：「先生，我有一件事情對不起你，我們的親戚就在虹口，這回我因為等不及我的舅子來接，只得讓她們先動身；但她們雖然到過上海一次，恐怕仍舊不熟悉。上下這樣擠法，又帶着一個小孩，下了車站，對不起先生，拜託照應照應。」

「可以可以！下了車站，我替她們僱好車子就不要緊了。」

「是是，對不起得很。」

汽笛又沈長地叫了一聲，他推了推年老的婦人道：「娘，我快要去了，到了上海保重些罷，我倘然平安，總有信回來；大約這次事情，不久就可結束的，至遲到中秋節我總可以回來了。」

「他又對年青的女人說：娘年紀大了，各事小心服侍好了；林兒須得好好管束，切不可這樣嬌養放縱他；明年……」他說到這裏，再說不下去了；她們婆媳倆的淚珠，又不住地落下來。

火車將到崑山，他把女人手裏

的小孩接到手裏緊緊的抱着，仔細對着小兒雪白的面上望了望，低聲說：「爹爹打仗去了，你要乖些，不要給祖母和母親嘔氣，知道麼……」小兒兀是一副不高興的面容，一聲不響。

車已停止了，他似乎忘記了這地就是應該下車的崑山，依然緊抱着小孩不動；直到門口的兩個兵高聲招呼他——崑山到了！——他才放下小孩，對我慘然笑了一笑道：「先生，多多對不住，再會了！」

「再會！祝你前途的幸福。」

他又顫慄着聲音喊了一聲：「娘！……他背過身去，用力擠向

前面去了。她們帶着眼淚，把頭伸到

窗外，直到車子離開了崑山很遠，才回轉來。

不久，我們就到了安樂的目的地上海。我照應她們下了車，問了她們虹口一個詳細地址，替她們僱好

了兩部人力車，望了她們遠遠地去了，才同我母親回法租界我的寓所裏去。

一年四季月兒最圓滿皎潔的中秋，又過去了；江浙戰事，也已解決

結束。至今我常想起這件事情，不論什麼時候，或者當我在路上行走之際，我常希望能夠遇見他的母親，或者他的妻子，打聽他的消息；但是總沒有如我的願。

完

## 枕戈樓漫話

農竹蒔

### 煤油的殺蟲作用

我們都知道曬煤油或煤油的仇劑在污水上，可以除蚊蠅等類的害蟲；就是說這兩種東西，可以將蚊、蠅的幼蟲子、蛆等殺死，所以蚊蠅便沒有了。若問是什麼道理，我們又一定會想到這是油與水的比重和表面張力的關係；因為煤油浮在水面上，將子和蛆的呼吸口堵塞住了，所以它們會死。但是據現在研究的結果，這兩種東西殺蟲作用的真因，乃是原於煤油中所含有之揮發性的毒作用哩。

# 埃及——三角洲及沙漠地的人民

秦亞光譯述

三角尖塔，誰不知道是埃及的特別標誌！

埃及開國較中國爲早，現用的陽歷，就是埃及人遠在紀元前四千餘年所發明。後一千年，始創審音字母，共二十四字。方尖塔的建造，那時還在我國堯舜以前。希臘的文化，也大概得之於埃及。不幸牠的土地，於七世紀時，被阿拉伯人用強力佔據了。這樣四百餘年，爲土耳其人所壓迫，直至歐戰前六十多年，轉入英人勢力範圍之內。到一九二二年，遂經各國承認，埃及人回到尼羅河畔，三角洲，建設獨立帝國。

埃及連接着撒哈拉沙漠。尼羅之西，爲利比亞沙漠，其東爲阿拉伯沙漠。在那裏的天時和旁的地方確是兩

樣，一年裏頭難得下雨，一個人畢生沒有見過雨，也不以爲奇的。因爲天氣乾燥，沒有霉腐等事，所以幾千年以前的屋料棺材，仍舊完好，很少朽爛，就是當時牆壁上的彩畫，現在還同新的差不多。

人民可分爲兩種，一種擬定他確是古埃及人的後裔的，叫做「柯普德」(Copte)；一種是阿拉伯的後裔，據說是回教人克領本土後所傳延的，叫做「菲雷」(Fellah)，(多數是 Fellahin)。現代的埃及人，無論他回教徒或基督教徒，和古時的埃及人，一樣是尼羅河流域的種族。他們大半處於本洲尼羅河下游，三角洲，地勢平坦肥沃，村市雜處，距離很近。牠的式樣，一如以前法勞時代；看

牠的傾欹側斜，就足以代表牠年代久遠了。他們的語言，和古時希伯來語言相像，不過希伯來語言，到後來逐漸增進改變，埃及語言，至今沒有什麼大變更。全國地方管



。人個兩面前。車馬着坐。族貴的裏城羅開  
。避邇人旁嚇呼地威揚武耀。棒棍着捏裏手

理法，和旁的國家，是不相上下：各村有市長，由省長官委任；各縣有縣長，是全縣地主的長官。縣由村合併而成，省由縣合併而成，全國共十四省，三角洲有六，其餘的都在

埃及高原。著名的城市是開羅，亞歷山大里亞，賽得港，蘇彝士等。

住在城市裏的人，大概午前不喫什麼，不過喝一杯濃咖啡，不加糖和牛乳，繼即取煙管吸煙。農人難得喫肉，只有到禁食節那天晚上，他才喫一點兒。埃及人進食時，



的時思幽神凝女媽伯拉阿是道  
是。葉樹欄棕着捏裏手她。度態  
。徽表的老不生長

先洗手，再把飯單舖在膝上，捲起右手衣袖，不用刀叉及旁的器具，但用三隻手指掬來食，不過呷湯和喫飯，則用匙。他們所穿的衣服，和法勞時代的式樣相同。剃去頭髮的光頭上，戴着棧灰色氈帽，還用很長很長的白棉布繞

住，做成包頭。兩塊白棉袋的襯褲，從腰直拖到膝蓋骨以下，上身着的藍布衫。講究的人，除白色襯衫外，還罩一件大袖黑衣。腳平常裸着，有起事情來，拖一雙軟底黃皮鞋，

着件單衫，或長服；三角洲那裏的，還要襯條布褲。村婦不帶面網，用頭巾，或項巾將兩頰遮沒。遇見了朋友，就將兩端放到前面來，捏在手中。他們的品性也不差，無論村夫

## 尼羅河中的高三桅帆船



走卒，都是很安分守己，可讚美的；有時不能自制，喧嘩起來，打架或口角的時候，大家都頭巾攏來，手叉起，口裏叫喚着，從沒有決鬪或鬪禍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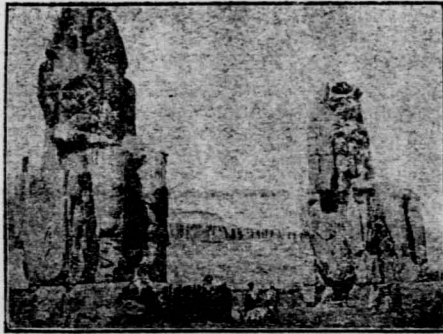
埃及人民大概爲崇奉回教者，他們婚禮也照回教規矩。女子遣嫁的年齡，大約十二三歲。嫁的時候，最先是奏樂，次新婦行沐浴禮；她的已婚的女朋

否則捏在手裏。有錢的農人，常戴軟紅帽，繫以藍纓，頭上也是白棉布纏起來。下等人物，大都手執堅結而重實的麻栗杖，但並不打架所用。城市中的上等婦人，平常單單

友，和許多童女，都要加入舉行這禮。等到她進了婆家的時候，再有更多的祝賀。嬰孩出世的第七日，要開湯餅會；第四十日那天，母孩倆要行潔身禮和割禮。割禮是由理

髮匠舉行。割禮完畢後，回來便有一番熱鬧的舉動，並且集擁來聚餐。

埃及人民中，有一部分是「貝督英」人，以游牧為業，處於尼羅河兩岸。其中在北方一帶的，是貝督英主要的



巨嶽謨麥之測可不妙神方地斯比底  
。音聲的琴豎發能口時出日傳相。像

人。他們的勇敢武俠，凡讀過小說的，都能知道。有些人很精略駝山羊那種賣買。多錢下來，便講究服飾；可是其餘的人，就苦得很，住破蔽的篷帳，守幾隻山羊，就算他們的生命的產業。

還有另外一部分貝督英人，住在阿拉伯沙漠地的，叫做阿貝布德 (Abbedeh)。這種人，性情溫柔，可易接近。他們四散地分開成許多小部落，以游牧為生活。他們自稱為回教徒，其實是拜星宿的人。



人聽。生學會教裏城羅開  
。話神之像士克芬斯講演

再往南去，沙漠地接着努比亞尼羅河的那裏，有一種叫做比社耳人 (Bisharin)，在亞酸那裏，也找到同樣的原人時代人。總之，貝督英人，在埃及國中，大約不出一百萬之數，所以他們在埃及國中不能佔重要的地位。





樊德摩斯奇  
案第七集

# 英倫縊屍記

原名 (Le Pendu De Lond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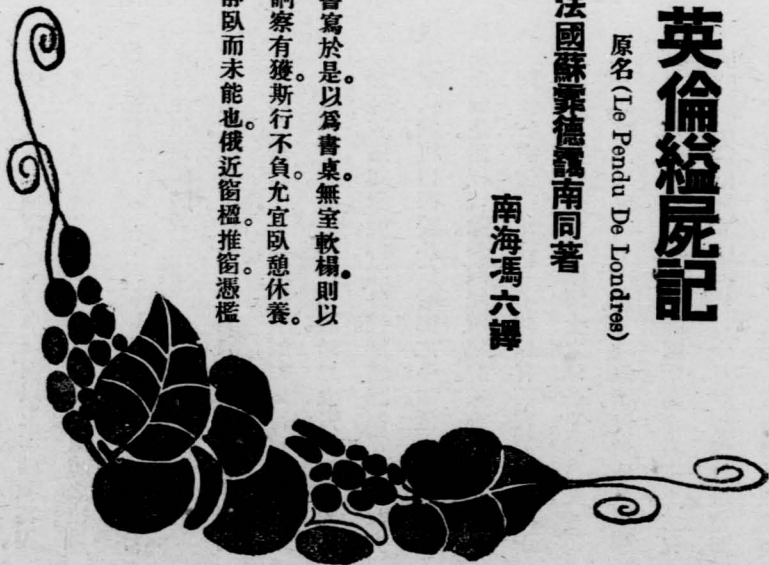
法國蘇美德譚南同著

南海馮六譯

## 第三章 肉票

(一)

范駝還寓。燃燈置方案上。室無書桌。文具歷落堆置其上。書寫於是。以爲書桌。無室軟榻。則以牀代。還寓輒就榻偃臥。怡然自慰。曰。奔波竟日。甚矣吾憊。嗣察有獲。斯行不負。尤宜臥憩休養。自甦勞倦。臥未安席。忽一躍遽起。斗室盤旋。心緒潮湧。欲靜臥而未能也。俄近窗檻。推窗。憑檻支頤。閒眺街市晚景。但見煙霧迷漫。燈光朦朧中。黑影憧憧。行人至衆。車水馬龍。川流不息。靜矚有間。意殊落落。閉窗。下窗奩。重復躑躅室內。喜溢眉宇。時時欲笑。念褚佛接我電信。不知作何感想。電文簡略。但告以「已得樊踪跡。」



寥寥數字與褚來電所謂已訶悉白夫人所在之言。針鋒相對。彼得毋疑我戲之。或且惱而不我信也。因閉目。隙索褚佛接電信時情景。彷彿見蓬萊八街註一。一幽雅書室中。褚佛據案。手密碼電本。逐字檢查。譯竟靜讀。且喜且疑之情。不覺失笑。又念褚佛奉電。必跨海奔來倫敦。偕我脅捕劇盜。繼前未竟之功。比念及此。忽自省曰。我電文中曾許褚佛告以諏訪所得之詳。發電後。刺探竟日。所聞一一證實。今可修書縷述而明告之矣。遂伏案握管。颯颯作字。頃者猶謂須臥憩休養自甦困乏者。際茲又精神煥發。不復知倦已。書曰。

### 我敬愛之褚佛大鑒

電信諒達。意君譯文既竟。或大喜欲狂。然以我知君之深。逆料電文雖足驚喜君於倏忽之間。而以君之審慎而多慮。或不免疑事之非真。疑我爲故弄文以戲君。或又因電尾綴有「函詳」字樣。息息盼我郵函之速至。故吾斯際。雖當奔波竟日。甚矣憊勞之餘。不得不振疲

排困。力支生纈懶睜之雙眼。草此函以上達。願我甚倦。殊弗欲多作繁蕪之辭。以驚悚君。用神我偵訪之技。矧電文甚簡略。已深致君焦悚。則尤不忍更與君爲文字之戲。今但走筆。談我正事。

范駝書及此。忽置筆。反手指握探衣領。悲詬曰。始創硬領之製者其無後乎。吾領耿盪咽喉。甚窘苦我。雖然。燕居在私寓。孤燈伴影。云胡整肅衣冠。如見大賓。曷勿寬衣去領。一暢血脈。遂起對鏡。卸除外桂。解結。除領。頓覺週身爽適。還座伏案。復出褲腰小袋所寘之手槍。置之案面。免橫梗飢膚。如是。諸梗胥除。釋然無所羈絆。重握管爲文曰。

褚佛。君猶憶前此吾人不其識有英吉利少年阿士

葛耶。其人英倫勳貴鄧戡爵士之幼子也。鄧戡父子。忽然一日。駢作汽車輪下之鬼。各地報紙。曾傳載其事。事距今猶未久。君當能憶悉其詳。阿士葛今貴顯矣。父兄同時遭難。襲爵承產。既富且貴。今且蜚聲倫敦社會間。民衆爭稱鄧戡爵士。勿復有人知有阿士葛已。我來英

倫對於其人。首加注意。今茲所獲。十有九。皆從此中得來。以我着手訪查之初。最注重在阿士葛貴顯後。何以處麗妮。胡渠是否仍與奚氏爲夫婦。而受變相的樊德摩斯之莫石所挾制。註二兩氏之婚。莫石所撮合。君我所共知也。莫石挾彼淫娃。偶彼執袴。而阿士葛爲所要脅。不容不娶麗妮。夫豈無故。亦君我所共知也。結襦會未幾時。鄧戴父子。同時暴殞。阿士葛遂得以受產而襲爵。此中大有線索。昔者君曾一語我矣。我今幸悉麗妮之所在。伊人放浪猶昔。墮落益深。生於微賤而習居下流。初無足怪。而我所可告語君者。則伊人與阿士葛。育一兒嬰。嬰名傑客。今殤已。生纔十有八月云。我得麗妮踪跡所在。在傑客忽然歿殤之明日。如何歿殤。非我所知。亦非我所欲知。唯是傑客而殤。實於麗爲大不利。伊所以能要挾鄧戴。攫取財賄。唯意所欲。何莫非斯嬰是賴。傑客而生。鄧戴雖甚厭惡麗妮。然以此兒。未忍遽與之絕。今者兒殤。則夫婦如路人。義斷恩情絕已。麗妮更

何從施其詭詐之伎倆。我今言此。非以憐麗妮。嗣是未由詐財事揮霍也。麗妮之婚。成以莫石。莫石者誰。君我所共知。非樊而誰耶。樊所以力撮合此婚事。必假麗妮爲傀儡。有所取求。傑客而死。麗妮勢成棄水。將以何利。樊。是傑客之死。直接似不利於麗妮。間接實大不利於樊。我之所重在此。絮絮及斯。吾且與君論樊德摩斯矣。褚佛。君猶憶年前。我二人歷無量數劫。始探悉遠來巴黎。聲言於衆。助我法蘭西警吏逮捕劇盜樊德摩斯之美利堅偵探湯豹。實卽樊德摩斯所化身一事乎。知其事而信君我之言者蓋寡。哈法而外。僅得警署同志三五人。湯豹之假面目。在一般社會上。卒未揭破也。且自白骨黃金案破後。湯豹亦即離去巴黎。萬不想其人今在倫敦。仍以湯豹面目。任司各德蘭警察總署偵探。爲偵探學會 (Conseil des Cinq) 會員。逞其機智。頗能蜚聲於時。愚盲之英倫偵探。羣奉之若神明。直以會長尊之矣。夫以劇盜化身之湯豹。今在倫敦。勢駭駭執

此間偵探界牛耳。我曾一見其人。固猶是往日之湯豹也。褚佛君試思之。我駭如何。

我既發見湯豹。一方面又獲知麗妮與鄧戡情事。正擬修函告君知。此間忽又發生一極詭傲而駭人之事

……

范駝走筆及此。筆飽墨酣。方凝全神於書寫之際。猝聞有聲拍然。發自座右。驚矍駭顧。不見有異。案面有小七首。范駝常日以爲裁紙之用者。此時墜落在地。范駝表脫自念。殆我引臂蘸墨時。揮之墜落。時方壹心志於書函。漠不以爲意。類首視箋上文。廣續作書曰。

……緣我既悉上述三人所在。引以此爲行訪案之目標。後無意中。探得湯豹。忽施毒手。潛擄劫歌女賴梅茜。一十八閱月之嬰兒。授諸麗妮。意在移花接木。以爲死嬰傑客之替身。繼續其詭詐。鄧戡之伎倆。鄧之於湯。信任方深。人言湯豹之廟身英倫警界。實鄧戡所薦舉。據此推想。以他人之子代死傑客。其事雖詭。諒無不遂。

鄧戡執袴性成。君所知也。矧正以湯豹爲耳目。以樊賊之機詐。何難使其人深信而弗疑。湯豹今茲之地位。頗穩固而不可搖。匪獨於鄧戡云爾。卽對此間一般社會。未始不然。二年以來。蒂固根深。芟除良大不易。設有人焉。驟指倫敦偵探明星。謂是巴黎逸賊。有不遭衆譁。然而唾罵者乎。今日之事。我則以爲大棘手。未可以樂觀也。所幸者。其人深自期許。以爲人不我識。莫我詐虞。未必知我之隱。邀天佑。得悉賊情。狙伺其後。以謀之也。吾人宜利用此點。以事進取……

書及此。意有所觸。側首思繼續之辭。目光偶及案角。案角箋紙信封堆上。本置有裁報之巨剪一具。藉以爲鎖紙之用者。頃猶見及。刻已杳然。范駝異焉。擱筆搜索。自念此事大奇。平時或者顯我記憶未清。觀念淆亂。頃間明明我親手置之箋楮之上。何以一雲竟不見。翻尋有間。茫無踪影。已而望見手槍。彷彿非頃間置放地位。急攫槍板視。槍輪子彈房內。粒彈無存。范駝大駭。沉吟自語曰。槍本實彈。

何以粒彈俱無。心知有異。遽起。欲離座投衣櫃藏彈處。取彈實槍。既起。未及舉步。驟覺足下絆有繩索。起立過急。跣仆在地。同時身後有人。以巾立捫其吻。細縛雙臂。迅如電閃。似飛將軍從天外來也。范駝不及掙扎。已爲維繫。搯搯欲動不得。便聞有聲。發自身側。曰。范駝先生。營營擾擾。以求知刀翦槍彈之所往。甚勞神思而無謂。不如其已。一般武器。非君輩青年所宜弄。一不慎。但有禍而無益。我故代取而有之矣。爲君遠去危險。於勢宜然。范駝臥地。不及掉首反視。已省識語者。必樊所化身之湯豹。睇之果然。潛自付曰。我今在刀俎。有死而已。我能識湯豹之爲樊。初以爲樊未之審也。今其人遽入於我室。加以細縛。我方凝神作書。懵然罔備。其人茲來。殆省我衷隱。……思猶未竟。湯豹繼辭曰。范駝先生。君固識我。我來縱不速。君我原故人。似毋須我更通報名與姓。君言湯豹是樊。樊誠是我。特今茲聊以湯某面目。故與世衆相週旋。近數年來。君從褚佛多方設計以圖我。天涯海角。唯吾是索。殆無時不冀我樊

某之早日成擒而就死。我則異於是。曾未視君爲讎。而蓄意有所加害。……湯豹言及是。步往室隅。掇椅坐范駝身側。廣續前言曰。我曾未蓄意賊害君。君當不我信。唯吾有以證實我此言。遠者且勿論。距今約二載。鐵燈籠裏事。註三意君猶未盡忘也。我苟有意加害於君者。彼時死君。易猶反掌耳。盍思之。范駝聆言訝異。曩者意樊之不加害。疑其別有用意。據彼今茲之言。異乎昔日所料。方默付彼人所弗欲置我於死之故。湯豹又曰。茲且談近事。方君疑神作書。而我潛自解除君武器之際。我不禁自君身後。竊讀君致我健敵之書詞。君所欲告褚佛者。罔一非真。彌深我欽佩。所惜者。箇函未必能入褚佛之目爾。言際起立。取案上函草。裂而撕之。寸寸碎。真入衣袋而言曰。范駝。君且信我。我實無意賊害君。此來蓋與君商酌。深願君後此勿瀰擾我。我今且爲君去勒吻之巾帛。以明我不欲窘苦君之忱。質語君。環此室諸房舍。我預爲一一皆負有。君縱狂喊以籲救。人莫汝聞見也。遂踉地爲范駝弛去勒吻之帕。

何以粒彈俱無。心知有異。遽起。欲離座投衣櫃藏彈處。取彈實槍。既起。未及舉步。驟覺足下絆有繩索。起立過急。踏仆在地。同時身後有人。以巾立捫其吻。細縛雙臂。迅如電閃。似飛將軍從天外來也。范駝不及掙扎。已爲絳紮。措指欲動不得。便聞有聲。發自身側。曰。范駝先生。營營擾擾。以求知刀劍槍彈之所在。甚勞神思而無謂。不如其已。一般武器。非君輩青年所宜弄。一不慎。但有禍而無益。我故代取而有之矣。爲君遠去危險。於勢宜然。范駝臥地。不及掉首反視。已省識語者。必樊所化身之湯豹。睇之果然。潛自付曰。我今在刀俎。有死而已。我能識湯豹之爲樊。初以爲樊未之審也。今其人遽入於我室。加我以細縛。我方凝神作書。悄然罔備。其人茲來。殆省我衷隱。……思猶未竟。湯豹繼辭曰。范駝先生。君固識我。我來縱不速。君我原故人。似毋須我更通報名與姓。君言湯豹是樊。樊誠是我。特今茲聊以湯某面目。故與世衆相週旋。近數年來。君從褚佛多方設計以圖我。天涯海角。唯吾是索。殆無時不冀我樊

某之早日成擒而就死。我則異於是。曾未視君爲讎。而蓄意有所加害。……湯豹言及是。步往室隅。撥椅坐。范駝身側。廣續前言曰。我曾未蓄意賊害君。君當不我信。唯吾有以證實我此言。遠者且勿論。距今約二載。鐵燈籠裏事。註三意。君猶未盡忘也。我苟有意加害於君者。彼時死君。易猶反掌耳。盍思之。范駝聆言訝異。曩者意樊之不加害。疑其別有用意。據彼今茲之言。異乎昔日所料。方默付彼人所弗欲置我於死之故。湯豹又曰。茲且談近事。方君疑神作書。而我潛自解除君武器之際。我不禁自君身後。竊讀君致我健敵之書詞。君所欲告褚佛者。罔一非真。彌深我欽佩。所惜者。箇函未必能入褚佛之目爾。言際起立。取案上函草。裂而撕之。寸寸碎。真入衣袋而言曰。范駝。君且信我。我實無意賊害君。此來蓋與君商酌。深願君後此勿瀾擾我。我今且爲君去勒吻之巾帛。以明我不欲窘若君之忱。質語君。環此室諸房舍。我預爲一一皆賃有。君縱狂喊以籲救。人莫汝聞見也。遂踣地爲范駝弛去勒吻之帕。

起而言曰。障礙既除。君當有以應我矣。范駝不及俟其言之畢。毅然曰。樊德摩斯止。越箝爾舌。勿肆口。賊來無善意。汝何事入我室。既得我。有死靡他。侮狎俘虜。而不我速死。非漢子。湯豹微笑曰。一事望君嘉貺我。我今爲湯豹。此間之人無不湯豹我。希君呼我爲湯豹。樊某之名。此間不適。至若君謂「侮狎俘虜非漢子」。我曷曾有意侮狎君。頃且爲君去吻縛。豈猶未足表明我善意耶。范駝怒笑曰。勒吻而去之。固足以爲善意乎。維繫如猪。欲動不得。此汝所謂以善意待人也。湯豹疾起。爲范駝解縛。且解且言曰。願君恕我。釋維解縛。非難事。君縱英偉。赤手空拳。我則挾有布爾道格 (Bulldog) 槍。不虞君驟起而乘我。語時一解束縛。但餘雙手。維繫未去。笑曰。雖然。苟並此而去之。君或冒死而撲我。良有未可。今且拳雙腕。免君掙掉我。語次加桎而後去手縛。范駝朗應曰。君可謂有前知。撲殺汝。固我意也。湯豹曰。我苟無前知。不及今日。早爲君輩所拘囚。姑舍是。君頃者詰我何事入君室。我來蓋欲得君爲質。

挾制褚佛。沮抑渠不得遠來煩擾我。我今後生活。有異時昔。願得安居些時。褚不我舍。不得君爲質。無以制止其野心。君在我掌握。褚而欲窘苦我。不免有投鼠忌器之慮。褚敬愛唯君。挾君以脅止渠。事半功倍。君但爲湯豹戰時之俘虜。別無所苦。范駝曰。汝誤矣。湯豹動色曰。何誤。曰。誤甚。褚佛與我。誓志欲得汝。但能得汝。百險不惜蹈。百難不惜犯。無不可犧牲。矧獨一我所必欲得汝。以汝萬惡之魔。百嘗之恨。吾人憾汝。初非有私讎。蓋爲受汝殘害者報仇雪恨計。汝以得我爲質。褚佛惜我。不能奈何汝。甚矣汝誤。褚佛但能得汝。何惜死一我。以雪衆仇。爲國除害。我之不畏死。以及褚之公能忘私。易地則皆然。湯豹已還坐。聆言起立。張眸凝注范駝。熟視良久而言曰。君爲我俘虜。生死唯我意。我欲挾君爲質。以要脅褚佛。在他人罔弗以伴生爲得。君有膽爲質亦無益。以自速其死。豪邁雄偉。益深我欽遲。我殊有幸。得有死敵英俊如先生者。我自有方策。非君所能知。湯豹語時。情至懇摯。范駝不禁有感。類樊之爲人。

造惡萬端。天人所共嫉。而有時則豪爽。腕擊勝。凡庸。矧其才智。適羣倫。未可厚非也。重詰曰。汝不我殺。何以處我。湯豹引手。撫范駝之肩。婉言曰。何以處君。我頃者不其已告君耶。此來取君。爲質以脅褚。君言甚辯。但未足動我。君胡我死。謂褚佛誠能忠於所事。不恤死君。以自逞乎。負友以酬志。不類渠行止。而謂褚佛爲之乎。必不然矣。毋謾我。讓辯兩無益。質語君。我能刦取君。不啻已刦得褚佛在我掌握。范駝不對。外狀縱矯爲鎮靜。而心緒潮湧。意極瞽亂。湯豹之前。雖力言褚佛決弗因我一人生死。沮其攻賊之志。反躬自問。則褚之視己。有如身之於影。手之於臂。將不免爲賊所挾制。如湯豹言。其奈何。思有間。毅然曰。既以我爲肉票。必有藏票所。汝挾我何之。此間房舍。縱令盡屬之汝。如汝頃者言。未必遂無人敗汝事。而援我。汝殆弗因我於斯。湯豹作難。止其未畢之辭。曰。來。從我行。我示君以居所。乃出短銃。迫范駝前行。下樓及於地平層。轉折前行。且行且言曰。勿妄想聲張。驚人來救。此間現下空無人。鄰右打

包廩。工役此時早星散。未必有人來助君。假若我事有不。利。必先除君而後去。我指微動。彈丸洞君腦。人不及救。自取死無益也。俄推一室之門。欠身讓進曰。以此爲君臨時燕居所。願暫屈尊。范駝進室四顧。室小如船。寬可三密達。長纔及三。高僅容人立。四壁挂小格架。架上皆畫。畫圖數幅。歷落張挂。有牀幾佔半室。牀頭牆壁。設有活絡盥礮桌。關合入牆。靈巧不佔地。牀前立有小櫃。不省內中何所有。方想像間。湯豹繼前未竟之辭曰。暫屈君。燕居是。室雖狹小。雅潔可居。不及期月。自當遷君他所。慮君憂悶。備有梵阿鈴。供君玩弄。四壁隔堵嚴密。縱操絃作激越銳厲之聲。高歌以和人。無聞者。不慮驚擾鄰右。范駝晒曰。汝言直是夢囈。湯豹異焉曰。君言胡指。范駝曰。雙手拈琴。何自操絃。湯豹聳肩曰。我殊無意累月。拈琴君。君不見牆壁彼端。嵌插有鏤。我去後。君就鏤斷拈。何絃之不可操。但腕上格係精鋼鍊成。斷之非旦夕事。君性剛毅能持久。我所素知。必有以自脫。何慮拈在手不能操琴絃耶。范駝頗訝其佈置



之周且至。慨然曰。立矮簷下。但有低頭。特室狹僅堪容膝。侷促其中。累月之久。吾不免狂易。苦有甚於死。湯豹笑曰。狂易乎。焉及此。吾頃者不其再三告喻君。奈何不一留意於吾言。居此不足三旬。當他遷。三旬之內。我日必一來。君

有所不足。儘語我。舉若書籍菸枝之屬。無不敬謹豐備。燒菸讀書。其樂陶陶。但苦君不容外出耳。室雖狹小。驟視之。似甚閉窒。實則流通空氣之設備。至爲完美。無所不適。居久自知。所以然者。蓋防聲外洩。不得不爾。一日三餐。供給以時。萬一有變。慮饑殍中斷。特於室隅設櫥。儲藏罐頭食品。頗富。弗令君有枵腹之嘆。綜上所述之飲食起居。弗令有絲毫不適。外此君別有所需於我者否。范駝厲色曰。我不飲盜泉。何求於樊。湯豹漠不以爲意。愉然曰。甚善。行且別君去。願君安居此。我必竭誠優遇君。遠勝於一切人衆之款待肉粟。君後此禍福。當以褚佛行止爲轉移。范駝變色。顏劇白而脣顫。強抑怒以應曰。汝微倖佔上風。我求死未能。任汝處置我。何必絮絮滋惱厭。湯豹微笑曰。我佔上

風不自今日始。何微倖之云。君惱我多言。我當緘默。如君意。今且別。言既。一領首。踰闕反掩關而去。范駝囚居小室之內。隱隱聞門外重重鍵鎖固扁鑼之聲。

(二)

范駝囚居舟室之內。忽忽一晝夜。恚鬱之餘。力自寬解。平氣靜神。勘察四周。一一如湯豹言。不見有可圖逃之罅隙。則一意就鑿磨錯鋼桎。先求雙手之恢復自由。奮發忘寢。默自思維。樊得任意佈置拘囚我。其人居心積慮。由來久已。我奈何憤憤不之知。意其人必以謀瞰知我所在。俟隙一一賃租環繞我室諸房舍。暗中治舟室以爲我囚居。是湯之所在。亦必近此而弗遙。賊且言日必一來省視我。宜速去桎。俟渠來。出其不備。奮起搃殺此獠。生死置度外。白刃鋼丸。於吾乎何有。詎湯豹去後。伺之竟日不復來。范駝念渠不來亦大佳。手桎未去。來亦有勇無可施。惟其人。不來。意何在。豈其日一來視之言謾我耶。抑有禍變弗克來。此其故。頗耐尋索也。而一念及身在刀俎。爲賊俘虜。生

死由人禍在旦夕。不禁恫惕。已而念褚佛在法。苟知我爲賊囚。必來救我。昔者語湯豹。謂褚志在得賊。不迫我恤。蓋欺賊之言。褚佛真能想置我耶。思及此。不禁起無量希望。終朝夕之間。思緒潮湧。心亂如麻。俄忽喜笑。自語曰。我今爲樊俘虜。樊不我殺。以爲質而要挾褚佛。是其人必有所畏於褚。莫之或勝。故以我沮抑褚進取。意者今茲環境。褚隱佔優勢。樊意懾。故出此。而以褚佛之英武。必能勝樊。出我於危。吾何憂慮爲。行自免也。姑安毋躁。

范駝候湯豹終日不見來。念湯豹終不來已。設非室櫥儲有食物者。吾不免疑賊居心餓殺我。然而食品頗足三旬之用。則湯豹爽約不來。厥故安在。豈褚佛已到倫敦。賊弗

克來耶。有間。方自就鋪。錯磨鋼楮。舟室忽然震動。四壁搖搖。初以神經錯亂。感覺訛誤。而竟不然。室大顛動。有時蕩搖跳突。似滑移而前。載在舟車。范駝大駭。自忖吾身所在。豈變相之箱籠。抑室下有輪。曳走以車。陸地居室。而可搬掇以走。吾豈夢耶。否然者賊其遷我何往。而何以處置我。嗟乎褚佛。汝及今弗來。吾恐不免已夫。

(註一) 蓬萊八街褚佛寓宅(見樊案以前各集)

(註二) 莫石即樊德摩斯之化身(見白骨黃金

卷三四各章)

(註三) 鐵燈籠裏事見白骨黃金第六章「鐵燈

籠裏」



# 袖珍小說

◀ 元二價定册十二部全 ▶

世警	情言	偵探	偵探	偵探	情言	偵探	偵探	偵探	偵探	偵探	想理
中山狼	海棠魂	青酸毒	傀儡美人	玫瑰花下	羅仙小傳	三名刺	三疑案	狡獪童子	易形奇術		
二角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二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偵探	社會	科學	情言	怪神	情言	偵探	偵探	偵探	俠義	偵探	偵探
狡兔窟	蠹情記	幻想翼	銀鈕碑	黑衣教士	五里霧	一聲猿	怪醫案	薄命花	行路難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現金徵文在本期開始發表，種種辦法，已經在徵文例言中說明。還有許多不合徵文定章的卷子，以前本來打定早日寄還的計劃；但其中很多佳作，我們為補償落選諸君的失望起見，改變原定計劃，暫不退還；我們仍舊一一詳閱，檢好的作普通稿用。

▲銀幕藝術已經斷了好多期了。我們時常接到諸君的來函，大概是非常「失望」的質問。其實我們對於這欄，正在積極預備中；因為以前的時刊時斷，就是因為沒有充份預備的緣故。稍停幾期，就可繼續供獻給諸君，而且可以永遠供獻給諸君。

▲民衆文學從九卷起，停刊小本。因為有幾種原因：一、小本挾帶很不便當，常有遺失等事。二、時間關係。但小本雖然停刊，這項文學，我們仍舊在本刊內介紹給諸君。

▲我們對於讀者諸君有一種要求：我們每天接到不少交換，大概都是只有要求，沒有批評；所以本刊歷來的編讀欄內，很乏精采。以後深望諸君對於各篇小說的讀後感，時常賜教。

## ★交

## 換★

親愛的朋友們！我有兩個問題，諸位能够給我解答嗎？

一、有時竟至睡後三四小時方熟睡，或竟於全夜不睡——但是少數。

二、我是患兩種目疾，——近視，雞盲。——一到晚間，暗處就不能行動；倘然在電燈下，仍和日間一樣。而且瞳神很大，——早上較小，下

午與晚間尤大。——這樣的目的，配光眼鏡有復原的可能嗎？

柯定盦於馬要一初

勁風先生：以下幾點，請你答復和注意！

一、單色插圖，雙面應異色。——八卷五期，雙面同色。  
二、爲什麼中國畫製三色版，——費曉樓仕女——總是這麼模糊，八卷四期就是最近一例；不要說題字不明，所畫的都是一片顏色。

三、風景照片製版，以幾寸爲合格？

四、正文後附廣告，在讀者最感不便；最好廣告獨立。  
五、西神先生的小說，清麗動人，爲什麼現在長久沒有見到？

六、偵探專號，還是特刊，還是號外？

七、常刊封面，也應常用創作的畫。

八、北遊鴻雪記，續稿爲什麼未見？

九、曲譜和幻術，請常介紹些！

定盦先生：

柯定盦

一、因爲印刷手續關係，時常有不能雙面異色的困難；但九卷中，大概都是異色的。

二、中國畫製三色版，並不是一定都是模糊。不過原稿因爲年代長久，做出來不能十分清晰。我們對於中國畫不常介紹的，也就是因爲這緣故。

三、風景照片越大越好；但小的只要清楚，也可製版。  
四、當設法改良。

五、西神先生因爲近來忙得很，賜稿很少。我們已經請他撥冗撰稿，不久便可與諸君見面了。

六、定名就叫偵探專號。

七、創作的畫，當在插畫欄內介紹。

八、另刊單行本。

九、曲譜已付排，從十卷一期起，可絡續刊登。幻術現在每期都有；我們已請洛夢先生每期擔任一篇。洛夢先生對於大小幻術很有研究，讀過九卷內已刊登的，便可知道了。

編者

此孩曾患腹疾由嬰孩自己藥片得獲救治  
請注意小兒之腸胃各症如投以嬰孩自己藥  
片功效立見服後小兒即能食甘睡甯神效無  
匹即如直隸正定府師範講習所高殿修先生  
之確據如下云

去年小女曾患腹疾飲食減少不易消化舉步  
艱難更怠於行動百藥無效良醫束手鄙人亦

**良醫束手以為不治**



高殿修君及其公子

倍且易消化身體緣之康健面色因之肥美較  
諸前日不啻兩人鄙人飲水思源念小女今日  
之強健實貴局嬰孩自己藥片之所賜也感恩  
匪淺無以為報特此鳴謝如尊處無從購買嬰  
孩自己藥片祈即郵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  
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  
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料服後功效立見因是丸之藥性和平清而不寒治療痔  
症積滯等患推為第一誠非虛譽也紅色清導丸凡經售  
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  
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  
每六瓶大洋三元

**請早安會紅清丸**

清導丸 我安使 喜康丸



僕患痔症 多年服藥 多種總未 見愈聞清 導丸有利 便除燥去 毒降火之 功即購而 試服之不

欲清晨醒起之時爽適康健其秘訣不外乎夜間睡足八  
點鐘且大便暢適肝經調和勿令阻滯是也如患大便秘  
結 肝經不調 胸悶飽脹 胆汁不和 倘或惱怒精  
神萎頓請即晚試服紅色清導丸次日早晨立覺清健爽  
適清導丸能使皮膚紅潤口氣芬芳且治痔症痛苦  
北京六局界南長街玉鉢廟甲五號程璞甲先生來信云



## 女子自立問題

泰西女子之自立者多入商界。中國女子求自立亦以經商爲易，且出路甚廣。中國新商業，均有女子插足其間。然欲入商，必先研究新商學

足不出戶而能得新商學者，惟有一法；即加入

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 商業科

(男女兼收)

此商業科爲東亞科目最新最完備  
學費最廉而又最可靠之函授科

入學程度

讀過英文四  
五年以上

函索簡章

當即寄奉  
不取分文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商業科啓

#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
- 三 數若干亦請書明。
- 四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
- 五 及地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
- 六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七 至揭載時，如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
- 八 請書明何科何級，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九 投寄之稿，姓名，住址，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十 投寄之稿，如來稿可用，則用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
- 十一 原稿於一月內退還。但不隨件附寄隨後補
- 十二 寄者，概不照辦。
- 十三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一月，酌致薄酬如下；
- 十四 (甲)現金。(乙)書券。(丙)特製三色版信箋
- 十五 信封。(丁)本雜誌。
- 十六 稿先函商。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
- 十七 投寄之稿，同時聲明。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
- 十八 稿時，同聲聲明。其著作權，為本社
- 十九 所有。若本稿未經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
- 二十 願寄之稿，本稿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
- 二十一 願他人增刪，本稿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
- 二十二 編譯稿內，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電(1050)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六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分館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表費郵		表價定	
	日	本埠	定	預
國內(含上海郵費)	五角四分	七角	全年五十二册	每册
本埠	五角三分	六角	半年二十六册	每册
本埠	二角七分	三角	一季十三册	每册
本埠	二角四分	二角	半年二十六册	每册
本埠	二角二分	一角五分	一季十三册	每册
本埠	二角	一角	半年二十六册	每册
本埠	一角八分	八角	一季十三册	每册
本埠	一角五分	六角	半年二十六册	每册
本埠	一角二分	五角	一季十三册	每册
本埠	一角	四角	半年二十六册	每册
本埠	八分	三角	一季十三册	每册
本埠	五分	二角	半年二十六册	每册
本埠	三分	一角五分	一季十三册	每册
本埠	二分	一角	半年二十六册	每册
本埠	一分	八角	一季十三册	每册
本埠	五分	六角	半年二十六册	每册
本埠	三分	五角	一季十三册	每册
本埠	二分	四角	半年二十六册	每册
本埠	一分	三角	一季十三册	每册

(小說世界)



# DOAN'S

Backache · Kidney Pills

##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凡腎弱之人必多背腰痛小便諸疾風溼水腫大腳瘋醫筋痛腦系痛膀胱炎石淋麻木不仁等症請服最著效驗之



腎形同扁豆居背脊骨之兩旁職司血液之清濁清者復升榮養百體濁者下降而為小便由是人健否則下述諸患必居其一腎弱之由來也



兜安氏秘製此丸專治內腎各背脊風濕痛症此丸專治內腎各背脊風濕痛症此丸專治內腎各背脊風濕痛症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打洋十五元五角正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安(11)